

叢書
第四種
刻本

南
進
英
魂

中央圖書館
藏書
印

中日文化協會武港總出版

次 目

- 一、南進英魂……………陳京華(一—四三)
- 二、和運之光……………張盛芳(四—八五)
- 三、重歸……………熊漢翔(八六—一二四)

中日文化協會
武漢分會叢書第四種

南進英魂

序

近百年來，東亞民族受盡了白人的壓搾，嚐夠了人間的苦辛，他們只是忍受着，期待解放時機的來臨，結果，在「物極必反」之原理下，友邦日本以英武的進軍發動了大東亞戰爭，驅逐英美惡勢力於東亞共榮圈三道樂土之外。從此我們擺脫百年來的羈絆，獲得從來渴望已久的光明和自由。所以大東亞戰爭正是東亞民族謀解放爭自由的好機會，我們東亞民族更應以前仆後繼的精神以協力於大戰爭的完遂。

際茲大東亞戰爭週年紀念之日，本分會爲紀念赫赫戰果特舉行懸賞徵求關於大東亞戰爭而發揮同甘共苦精神之劇本，以期喚起民衆認清此次戰爭的意義使各站在其本位上努力工作，以完成戰時任務。在二旬餘日短短的期間應徵者珠玉紛投，異常踴躍，經本會纘密審評後計取陳京華君所作之「南進英魂」及張盛芬君之「和運之光」兩劇，因印製單行本列爲本分會叢書之一。並以「南進英魂」名之。後因以該兩劇本印製成冊篇幅似覺過少，經本會再三商討下，以熊漢翔君應徵所著之「重歸」一劇立意結構亦極精采，乃將之附刊於後，於刊印前特將其始末寫在前面以代序。

中日文化協會武漢分會出版組

南進英魂 (三幕劇)

陳京華

劇情縮記 (本事)

留日學生黃亞鋒，年少英俊，溫文儒雅，南洋華僑巨商某大富翁之獨生子也。東渡之初，以其父摯友山田之紹介，得寄居日人杉森之家中。杉森為一現役軍人，旅卽奉令出征，遺老妻及愛女於家，故視鋒如家子，頗相得也。

其女麗質天生，活潑熱情，與鋒處既久，相戀漸深；某日暇時，正互傾情懷，奏曲為樂，忽有快郵由南洋寄至；蓋鋒妹告以父病促歸。緣大東亞戰起，其父即被英督指為親日家，近且將全部資財凍結，已瀕於破產矣；其父亦以此憂憤成疾，病且日劇。鋒親函心傷，急欲南歸。

是時，女母復接軍部官報：驚悉杉森陣亡於馬來戰線之柔佛一役中，並附函至鋒；殷殷以後事相托，囑許其女於彼。母女大慟，相抱痛哭，繼之，女以既相許婚，乃懇商於母，欲與鋒偕歸，母以女意堅決，乃允。

一一。

鋒與女歸，得親省父疾，並慶團聚，雖憂父病劇，而天倫之樂，融融如也。

會有其父摯友山田與李大鐸來探父病，山田與李，皆當地日僑及華僑之領袖也。並告其父進行間諜組織，以爲日軍攻至之內應；鋒與女，妹既悉父病之由，極憤慨英人之橫暴，乃告奮勇，願同任情報聯絡等工作。

父以子歸願了，未幾病突轉劇，繼即溘然長逝。子等痛父之死，皆係英人橫加壓迫所致，遂益堅其參加諜報工作；以獻身東亞解放，而報父仇之志。

三。

無何，日軍漸逼近該地，山田乃與守備第二道防線之印兵部隊長，約定待機反叛，以爲內應；於是，鋒、山田之命，冒險先至戰地與印部隊長聯絡，後始越過英軍火線，往晤日軍長官，以商定時間，回報舉事。

時女與妹亦奉山田命，攜密令至第二道防線，交與印部長。蓋印指示印長官：待日軍攻入，所應領導日軍進攻之各要地。印部隊長分配各兵之任務既竟，乃與女，妹等冗候良久，鋒亦未至，而前綫槍砲之聲大作，彈落如雨，日軍似已突破第一道防線矣。

正焦灼間，鋒力疾馳至，告以時刻已至，於是印兵開槍起爭，蜂擁躍出，喊殺之聲大起；而鋒負彈重傷，漸因流血過多而死，女亦以憤深而殉。時其妹撫屍痛哭，四顧原野，本然如癡，遙聞日軍攻入市中之歎呼聲漸巨。

第一幕

時間：大東亞戰爭發動後約數日的某日。

地點：日本各古屋附近，富士山下的某小鄉村新田町中。

人物：黃亞鋒——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爲南洋華僑巨商某大富翁之獨子，年約二十餘歲，富有與亞的前進思想，是一個沉毅勇敢的熱血青年。

杉森櫻子——在學的日本姑娘，出徵軍人杉森先生的愛女，年約十八九歲，秀麗賢淑，活潑熱情，是一個模範的日本女子。

杉森太太——櫻子之母，是一個年約四旬的婦人，慈祥仁厚，充分的代表着日本賢妻良母的典型。

電訊兵士——着草綠色軍服，胸前及袖上佩帶着特種通訊兵的徽章及符號。

佈景：日本式的小屋內，天花板，牆壁，門窗都是不施髹漆的木板構成，呈顯楠木似的淺褐色；屋內隔着障子，分出客廳，與內室出來。障子上彫刻精細的圖案，糊着潔白的薄紙。室右後方，有一排窗子拉得半開着，由室內可以看見雲絮掩映，青葱綽燦的富士山遠景。溫和黃澗的陽光，從窗外射入，映出窗櫺鮮明的織影，饒有一種淡雅幽靜的情趣。



室內陳設着矮桌以及一切家庭的用具；地上鋪着幾塊褥墊子。壁上掛有字畫鼓幅，正中是主人杉森先生戎服的美術放大像片，嵌在玻璃框中懸掛着。障子邊和屋角擺着花架，架上放置盆花；桌上僅有瓶花和茶具，室內的佈置雖然單純，但也別有一種樸素清爽的風味。可以由以上簡單的陳設佈中，表現出是日本的小家庭。

幕開：亞鋒閒適的坐在桌旁，翻閱着長大的曲譜本，櫻子倚在簾旁，一手拈着口琴，與亞鋒看富士山的遠景，默默的出神；窗外的陽光射在她的和服上，分外鮮豔，與亞鋒藏青的日式學生服相映着。（註：窗外遠景用佈景板架豎着，旁用橙色燈光從中照入。）

櫻子：（望着窗外沉思了一會，忽然回轉頭望着亞鋒嫣然一笑，如傷待着多疑化的，輕輕地吹起口琴，琴聲柳揚，由低漸高。）……………

支那の夜 $\frac{2}{4}$ 譜見
曲日本歌集

3 —	<u>3 5 6 5</u>	3	1	1	0	5 —	<u>5 3 4 2</u>
<u>3 2 1 2 1 6</u>	1 —	1	0	<u>3 . 5 5 5 6</u>	<u>5 6 3 8</u>		
<u>2 2 3 2</u>	3	<u>2 1 6 6</u>	<u>1 6 1 6 5</u>	6	1	2	3
<u>5 3 5 6 5 3</u>	5	<u>0 3</u>	6 .	<u>3</u>	5 —	<u>5 5 6 5 3</u>	
2	<u>2 1 2 3</u>	<u>1 . 2 1 6</u>	5	3	0	5	<u>5 6 3 2</u>
<u>3 2 1</u>	1	1	0	0	3 .	<u>3 5 6 5</u>	<u>6 1 .</u> 1 0

南進英魂

亞錄：（靜聽，隨着琴聲哼着，待口琴吹完，用柔和的語調要求，）
櫻子，歌ヲ

ウタ
歌フナツイ！

櫻子：（嬌嗔）請你不要說日本話吧！我愛聽中國話，因為我愛中國。自從我十歲的時
候，跟着爸爸打北京回來以後，一直有好多年都沒有聽見中國話哪！

亞錄：那麼我不是沒有機會和妳練習日本話；也不能跟妳學習了嗎！（把曲譜本蓋上，
放在桌中。）

櫻子：噫，別客氣吧！你的日本語才說得好呢！我倒要費你的神，請你教我的中國話；
我打算將來等爸爸的兵役滿了期，再跟爸爸到中國去經商，人長大了去玩，不
是更有趣嗎？（天真地走到桌前，坐在亞錄身旁。）

亞錄：（微笑）妳才客氣啦！妳的中國話說得太好了。我初到府上來借居的時候，老是
驚奇妳的中國話怎麼說得這麼好！後來和令尊談起，才知道妳是在中國長大的！
妳們一家都在中國住了好多年。所以，前年我初到貴國來求學，家父的朋友山田
先生就介紹我到妳們家來，說是一切都比較方便！原來是如此呀！難怪妳這麼愛
中國的，北京的風景妳還記得嗎？

櫻子：（淺笑地大聲說着）怎麼不記得呢！像什麼殿和匾咄，三貝子花園啦，湯山溫泉

啦，真是美極了！唉，中國實在是個好地方，不幸的是兩國打起仗來，使許多好地方都被砲火毀成了焦土，太可惜了！

亞鋒：何不是媽，事變五年多哪！中日雙方的損失真是難以估計。總之，現在我們才明白；如果不把英美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惡勢力剷去，是永遠不會和平的，這百年來，我們東亞民族被壓榨得不知道受了多少痛苦！像我的爸爸在南洋經商，雖然儂倖的成了巨富，但是處處受英美的束縛限制，他們操縱金融，投機壟斷，簡直沒有中國獲利的份；我爸爸實在是艱難辛苦，咬着牙根，噙着眼淚，用血汗換來的，（忿恨的捏起拳頭）我真萬分感激日本道義的義師，解救了像奴隸一般的南洋弱小民族！（立起身來，在室中踱了幾步，又坐下。）

櫻子：（感慨的）中日兩國雖然流了無量的熱血，拋了無數的頭顱，可是却由這些有代價的光榮犧牲，喚起了一歷史的醒悟，誕生了興亞的思想；親善的攜着手為開拓東亞光明的前途而努力，這真是慶幸的事！（稍停，望了望壁上的掛像）爸爸是最愛中國，最愛東亞的！兩年以來，轉戰南北，時常來信說：我要以悲天憫人的宏願，捨身救世的懷抱，用血肉來為子孫造出永久和平的幸福，為東亞奠定獨立解放的基礎！（越說越激昂）

亞鋒：（被感動的神情）何等偉大的精神，實在使人非常欽仰！他老人家是「中國通」

相伴，才免除了許多寂寞！

櫻子：（破涕爲笑）我也是一樣呢！我們家裡有你就熱鬧多了；因爲媽媽老是忙着料理家事，縫製慰問的物件，所以，我一不見着你，就覺得冷清清的，（有點羞澀似的）亞鋒！（突覺失言）不，黃先生！你真是一個好人；有趣的人；富有一切青年的美；使人愛慕！（吞吞吐吐的）

亞鋒：（望着櫻子嫵媚的姿態）妳乾脆喊我是哥哥吧！妳爸爸不是叫妳喊我哥哥嗎？妳真是天真得可愛。

櫻子：（嬌羞地）嗯！那不成，那不是失禮嗎？

亞鋒：那才表現出我倆的親密，其實，我們倆不是比兄妹還親密嗎！感謝你們母女，把我當一家人看待，我就早已把這塊兒當作我的家，把妳當作……（含笑不語）

櫻子：說呀！當作什麼！

亞鋒：當作……當作……（假意思索的）當作愛人！

櫻子：（兩頰緋紅，打了他的手膀一下）我爸爸和媽媽早就說：你太好啦，假若有你這樣一個……

亞鋒：（高興的）說呀！妳怎麼也不說啦？（捏着櫻子的纖手搖動着）快說！

櫻子：（有意的沉默一下）一個兒子，那才是滿足了！

亞鋒：妳真頑皮，太淘氣了！

櫻子：（轉過身子，背向着他倚靠着，裝着氣憤似的。）這幾年，我和爸爸媽媽對你的

意思……你總明白吧……現在我們家裏諸事要你照料，將來！我！我也要你更加的……我真恨你！可不知道你對我怎樣？……（低着頭玩弄腰）

亞鋒：這個，我一切都早已明瞭了，我是最敬愛妳們日本女子賢妻良母的美德的！可是

……（櫻子含羞的轉過身來，凝望着）我的責任非常重大；我是一個獨生子，一方面我要繼承我爸爸的事業，在熱帶地方奔波着是非常辛苦的，恐怕不能使妳的生活安適，而且一切習俗都怕妳過不慣……（委婉和藹的，櫻子傾聽着）一方面我不能讓妳的母親孤獨的沒有一個親人，或許妳的媽媽也捨不得妳跟一個異國的人離開家鄉，遠渡重洋的去勞碌奔波！

櫻子：（失望似的急辯）不，我媽是很信任你的！很中意你的！願她的女兒做中日親善的實踐者，何況你是這麼一個前程遠大的有為青年！又（感覺羞澀的用手襟掩着紅暈的臉）至於我吧！……最願意做一個前進的女子，跟着你到南洋去做解放的運動和復興的工作，你既然愛我，我是可以犧牲一切的去幫你作事。（娓娓的說着）母親就是留在這裏，我倆也可以不時來看看，或者是接到那邊去一伺住，不是很圓滿的嗎？你看多少日僑不是在南洋和你們一樣的奮鬥？……（不好意思說

下去的樣子，停住了嘴）

亞鋒：那好極啦！（興高采烈的）我一定寫信去要求爸爸！噯！（搓着手，仰望天花板）

我真幸福！我真……幸福！

櫻子：（低頭斜倚在亞鋒身旁，羞答答的好似軟弱無力一樣）總之，我希望爸爸快點回來

……

（室後方的門突然呀地一聲，推了開來，森杉太太脅下夾着一個白色的信封，胸前繫着圍裙，用圍裙擋着手走上，剛伸腳進門，看見兩人相倚相偎，難為情樣的稍停了一下脚步，臉上微笑的，兩人被這門聲，木屐（下駄）聲驚醒似的站起來笑迎。）

櫻子：（喜躍的跳到森杉太太的面前）爸爸的信嗎？（伸着手）

森杉太太：（失望喪氣的）不，是黃先生的航快信！

亞鋒：（急忙的走到森杉太太身邊，伸手接着）我的嗎？（欣喜的）一定是爸爸來的！

（急拆出，走至台前，扳開看着。）喔！怎麼是妹妹寫的。（驚奇）（森杉太太和櫻子發呆的站着，像失神樣的。）

亞鋒：（急促的隱着，森杉太太和櫻子圍攏來，站在亞鋒背後。）鋒哥！大東亞戰爭爆發以後，爸爸生意即被迫停頓，近日英國總督指爸爸是親日者，以擾亂金融的罪

名凍結銀行裏的存款，並封閉了全部產業……（聲音漸顫抖，手恍惚着，面色蒼白，杉森太太和櫻子吃驚的注視着亞鋒手裡的信。）爸爸受此重大刺激……神經失常……現已臥病在床……（聲音悽愴緩慢的）妹一人在此，識淺力薄，望速歸主持家……務！（木然的略停一會，眼珠滾下。）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可憐的……爸爸……呀！（慘然欲哭的聲音，手漸垂下，信掉在地上。）

杉森太太：黃先生……亞鋒……你不要悲傷，應該保重一點……（憐憫的）府上還有好多事情，要你一人去辦理呢！

櫻子：（同情的）哥……黃先生！（拾起信箋，搖着亞鋒的肩頭）別悲傷吧！你……打算……怎麼辦呢？

亞鋒：（揩淚）哦！我真失禮，太對不起了，謝謝你們，（聲音又悽愴的）我……打算……趕緊回去！唉，恕我方寸已亂！等會再談吧。

杉森太太：櫻兒，扶黃先生到房裏去安靜一下吧，勸一勸他！（稍停）喔！我還要到廚房裡有事去！（櫻子扶亞鋒轉過身子正待走去，杉森太太已理着衣服走近室緣的門邊，幕後鈴聲急響後，一個着草綠軍服的通訊兵士由室旁左邊急上。二人都回轉身來。）

兵士：（走入室中，向杉森太太行禮畢，遞上電報和信，那是一個藍色信封筒，上面印

着「加急官報」四個大黑字，另外是一個白色的信封。以台下能在兵士遞送時着

見爲佳。）アナタズギモリオクサマ
貴方ハ杉森奧様デスカ？（妳是杉森太太嗎？）

杉森太太：（臉色突轉成蒼白色，有些驚惶志忑的樣子。但却嚴肅鎮靜的一面抽着

封筒內的電報，一面回答着；）ア—ソウデスオクラウサマ
御苦勞様！（是，辛苦了。）

櫻子：（急趕到母親身邊，一面招呼着）ドウゾ，オカケ下サイ（請坐）

兵士：（行禮）アリガトチヨウタイイタ
有難ウ，頂戴致シマス。（謝謝，拜領了，）御愁傷ナク

セツカクダイジ
折角オ大事ニナサツテ下サイ！（別悲傷吧，請好好的保重！）（兵士下）

杉森太太：你爸爸受重傷後：死了！鳴！鳴！（嗚咽的說完，就號啕的大哭的，信掉落地上。）

櫻子：（哽咽）哎呀！爸爸……（抱着森太太的頭頸大哭，頓着脚。）

亞鋒：（急忙接着電報看，驚訝的）怎麼！杉森先生死啦？（拿着電報唸）步兵中佐杉森，於本月五日上午十時零七分，進攻柔佛時英勇負傷，延至午后六時死亡於戰

地醫院。(一陣痙攣的抖動着，聲音嘶啞似的。)

(白色信封落在地上，全沒有注意到，但台其所落地位下須能看。是時母女坐在墊上相擁而哭。)

亞鋒：(嘆息的)真是禍不單行，(自語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惋惜的)爲什麼天不假年，杉森先生死得太可哀了！(眼眶濕潤)

(亞鋒拉開抱着母親的櫻子，勸慰地)

亞鋒：不要哭壞了身體呀！櫻子！櫻子！(扶在旁邊坐着)伯母！妳也不要太悲傷了！伯父報國捐軀是很光榮的！

杉森太太：(捶着胸，鋒亞急拉着她的手)可是丟下我們母女，孤苦伶仃，怎麼辦呢！

亞鋒：(一眼瞥見落在地上的信，急忙彎腰拾起，拆開來看，詫異的。)怎麼？還有一

封信！

杉森太太：(揩淚，潑泣的)我到忘了！(站起走近)

櫻子：噫！誰的？(走在亞鋒身後)

亞鋒：(抽出打開險着，母女倆流着淚，抽息。)

亞鋒愛侄如晤余於月之二日奉命往援柔佛敵前登陸之海戰隊，不幸爲彈片殺傷右脅，至於碎肺，恐不起矣！余以一死報國，雖死猶榮，所報憾九泉者：未及得親

中日全面和平，聖戰最後勝利；更不能撫成櫻兒，照料余妻耳。（眼淚湧出，櫻子與杉森又哭泣着）

汝年少英俊，學富家裕，尤精通日語，難能可貴，前程誠屬無量；望學成歸國，爲興亞大業而努力，繼余謀求東亞永久和平未竟之遺志，則不負汝與余莫逆之忘年交誼。（感動的，語氣更淒哽。）汝成年未婚，櫻兒無依，願相許配，藉安余妻。今尊與山田先生交深，常言素愛敵國，余已另托彼代爲說項。而汝倆相處有日，情投意合，余早知之；諒不以此將死之言爲唐突耳！是則余死甚慰，可含笑瞑目矣。

杉森毅弘遺書。馬來第九野戰病除看護婦芳澤美濃代代筆。（櫻子的手勝不覺的伏在亞錄的肩上，止住了哭傾聽着。）

杉森太太：（喜慰的）亞錄，我們以後一切都要依賴你了！我早就有意的，我想你……（期待的）

亞錄：老伯真是太厚愛了！（欣愉的）我誓必要照着這可貴的遺囑去做。我……（欲言又止）……我很感激，櫻：櫻妹……實在是一個難得的賢內助！嚶！賢……賢妻良母！

櫻子：（害羞的）那兒的話，哥哥！（以手怕掩臉，又天真的）你可要照顧媽媽呀！

亞錄：那當然！那當然啦！還不是當我的媽媽一樣，養老送終嗎！

杉森太太：（以手指着）傻孩子！妳真是像一個小孩樣的，可是今年不小啦！唉！沒有爸爸的孩子呀！（長歎的）

亞鋒：伯母不要再哀傷吧！不過……（躊躇的），我接着舍妹的信以後，心裏非常難受，現在我不能不離開這裏，回到南洋去主持家務，可是，伯母和櫻妹我都捨不得別離，希望伯母原諒我，（懇求的）我想……想帶着櫻妹一同回……回去……

杉森太太：（詫異的）這個……這……個……（遲疑不語）

亞鋒：因為我想讓我爸爸看着未來的新媳婦，讓櫻的能幹和日本女子特有的優點能表現一下！好使我爸爸高興的答應婚事，再來爸爸在病中也要人照護！不知道伯母能……能允許？

櫻子：（急附合）媽！我要去玩玩……唉，我又捨不得你！那你不是太孤獨了嗎

杉森太太：那道不要緊！照說櫻子的烹飪洋裁花道茶道都很精，家事很會料理。（贊譽的）中國人說：嫁雞跟雞，當然是應該一同回去的！不過……（猶豫）

櫻子：（肯定的腔調）捨着說媽媽！我決定去！我要做一個南進的女性，與亞的女性，哥哥回去是有許多偉大的事業要做的；我也要去解放南洋的民族，和他一塊兒生，一塊兒死……況且，還有山田叔叔在那裡呀！

亞鋒：伯母，或者，我們就要在那兒結婚呀！一路上決沒有什麼危險，請你不要耽心。

杉森太太：好吧！好吧！隨你們的意思吧！你們也不要乾我的心，我自會安置自己！

亞鋒：那嗎！（以目示之）櫻妹，我決定明天起程。

杉森太太：快去收拾你倆的行旅吧！（望壁上杉森先生的掛像，失神的。）唉！……
（亞鋒和櫻子攜手同下，杉森太太輕輕地跪在掛像下，捧着臉，室內光線漸轉
陰沉。

「註：調劑幕後配光。」幕後響起哀吊的喪曲。「日本歌曲：戰友。」幕徐徐落

——第一幕完——

第二幕

時間：距第一幕約十餘日的光景。

地點：南洋某繁榮的商埠，係英國殖民地的重鎮，是時尙爲英人前線的後方，但日軍已以此地爲進攻目標，日漸逼近，趨於緊張。

人物：亞鋒之父——（以下簡稱亞父）將近六十歲的年紀，病勢已經非常沉重，面容瘦削，蒼老枯槁，臉上佈滿了飽經風霜的縐紋，鬚髮斑白，眼眶低陷黑眸雖已失神，但仍閃閃有光的顯出精明老練的樣子，身着單薄的長睡衣。羸弱無力的躺着。亞晞亞鋒之妹，姿容清秀，嬌小玲瓏，雖然已有十七八歲，但仍是天真無邪的，一舉一動都惹人憐愛；長髮繫成兩個小辮下垂着，繫着兩個大花綢結，穿着蟬紗似的熱帶土人風韻的夏洋服，椰壳色的鏤空涼鞋。十足的南洋女人的打扮與裝束。

土僕——馬來西亞的土人，呆戀樸實的，身軀矮胖，行動呆滯。皮膚是棕黃色的，襪霜着醬褐色的上身。穿着粗厚土布的白褲。

亞鋒——同前幕。

櫻子——同前幕。

山田——該地經商的日僑，年約五十，精警强悍，舉止沉着，現正祕密從事該地內應的間諜工作，與亞父合營商業，最相友善，裝束純粹南洋土著商人的式樣，穿着麻膠布的夏服。

李大鐸——年約六十左右，鬚髮銀白，精神矍鑠，一種瀟灑的道貌，使人肅然起敬。爲老日本留學生，與亞父及山田友好，該地華僑組織的領袖之一。服飾完全是古老的中國式樣，別有一種名士眷宿的風采。

英軍官——備警隊的少尉，負着該地檢查的責任體格魁梧，性情驕燥，着英國軍服。

英度兵甲乙——英軍官的隨從，頭纏白巾，渾身醬黑色，懦弱胆小的樣子，着土黃色軍服。

佈景：是一個適宜於熱帶的南洋七式洋屋，通風的構造，屋脊屋簷邊都是一層層的百葉窗蓋着，大橫窗外搭着竹簾子的涼篷，從竹簾子可以望到外面隱隱約約的是椰子樹林。室內天花板下吊着電扇，屋中放着中國古式的一堂紅木桌椅，壁上掛着字畫。兩邊門上掛着油畫兩塊，黑厚紗似的門簾遮着兩個邊門，左屋角窗前橫放着一把大躺籐椅，旁置小茶卓和痰盂等等用具，這種房屋，佈置，陳設可以表現出

是西洋式夾着中國古式與南洋土式的合璧，代表着華僑傳統的保守風味與濃厚的鄉土觀念。（註：屋內配以乳白色的燈光。）

幕開：亞父仰臥在大躺籐椅上，咳嗽了一陣，氣喘喘的，伸手端起小桌上玻璃杯，慢慢的喝了一口杯內的紅茶，才靜臥着，土僕在屋中左椅上正坐着打瞌睡，頭一下一下的垂着，剛垂下又驚醒似的伸了起來，被亞父的咳嗽聲略略警醒了，但用手擦一擦惺松朦朧的眼，又打起瞌睡來了。亞晞由右門跳躍舞蹈似的上剛踏腳進門，見亞父靜臥若眠，急放輕脚步。）

亞晞：（悄悄地走到籐椅前）爸！爸！（細聲和氣的）你好點嗎？

亞父：（微微的睜開眼來，喜慰的，聲音宏亮）好——倒好！點可是，我這心裏的氣憤，總不能好一點！（驀地大喊）那天才讓我痛快——一陣！（猛拍籐椅，茶碗震動得跳起，亞晞急拉住手。）

土僕：（恐懼的一怔，豎立起來，）是！是……（摸頭不知腦的東張西望，望見亞晞在和主人說話時，才摸着頭頂，竊笑地走開。）

亞晞：（婉勸）爸爸！息怒吧！總有一天我們能看見英國鬼子們的末日死期！

亞父：那才痛快，那才痛快！哈……哈……（大笑）

土僕：（急附合的拍着手）那才——真痛快（昂頭）

亞晞：（回頭望着士僕笑了一笑）爸爸！今早聽見山田先生說：日軍正向這兒進攻，英軍節節敗退！我們得救的日子就快到了！

亞父：（興高采烈，自信的）我早就知道嗎！英軍！什麼東西！紙紮的老虎嚙！（做着手式）一截！就破！哈！哈！

亞晞：本來他們平日養尊處優，驕奢淫逸！那兒知道打仗！那不是笑話嗎……（自己得意的）爸爸！你沒看見，這幾天他們那一副狼狽的像嚙！做點事！打靶！真是手忙腳亂！

亞父：（教訓的莊重口吻）孩子！你那兒知道！你爸爸年青時在日本留學，正是日俄戰後，早就料到有這麼一天的，日軍的神勇！真是舉此無配……（讚嘆的）舉一世！無配……（摸了摸鬍子）喲！該死，該死……（喘氣）

亞晞：（驚異的）什麼呀！爸爸……（身軀移近椅邊）

士僕：（癡望了一會的聽着，突然瞪着大眼）

亞父：（轉為和緩的腔調，一字一字，斷斷續續地說出。）我到忘了！孩子！我那存在銀行被凍結的五萬英鎊，是我一生奮鬥的血汗啦！妳可別忘了呀！日軍來了的時候，就有辦法的！（怨恨的，咬牙切齒，氣喘着，稍停。）英帝國主義呀，就是些殺人！不見血的！魔王！魔王！他媽的！簡直是海盜！搶劫人家財產的海盜！妳看

，我這些錢又不含有敵性，真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暴躁的）說咱爺爺是親人家！咱就是反英的親日家！（鬚髮掀動，唾沫噴出。）

亞晞：（恐慌的）是！是，是！爸爸！（哀求的跪在床邊）你可得靜靜，你要保重呀！

土僕：（靠在右椅邊，呆呆的夾着腳兀立，自言自語的兩個手搬來搬去的數着手指）五千英磅……五千……（下）

（亞晞默默的伏在椅邊，其父安靜的躺着。右窗外幕後斷斷續續的傳入土人苦力勞動的嘈聲，是被重物壓出的沉抑的呼聲，並有用英語咆哮着的叱罵聲，皮鞭抽打的劈拍聲，掙扎的呼痛聲，由近而遠。）

亞父：（聽了這嘈雜的聲音，惘然的吁嘆了一聲，翻了一下身子。）可憐的奴隸們，就這樣永遠的忍受下去嗎……（咳喇）

（亞鋒領着櫻子提着小皮包上。）

亞鋒：（大喜若狂，放下小皮包）爸爸！鋒兒回來啦……（躍近籐椅前，一隻腳跪下）爸！爸！

亞父：孩子！（驚醒，翻過身來，欣慰的）我天天就在盼望你呢！（撫摩着亞鋒的頭）路上平安嗎？

亞晞：（立起身一把捏着亞鋒的手臂）哥哥回來啦！（又一眼瞥見櫻子，笑迎的向前招

呼)是櫻姊嗎?山田先生老說着妳呢!原來是這麼美麗的人兒!

(土僕忙碌的倒茶。)

亞鋒:(乳兒一般的)爸爸!托祖宗蔭庇,再遲一點就沒有船啦!

櫻子:(合笑的握着亞睇的手)是,是,妳是睇妹吧,別客氣喲!哥哥也老掛念着妳呢!

亞睇:(歡躍的把櫻子拉近籬椅邊)爸爸!櫻姊也一同回來啦!您看……多美麗,多溫雅!

櫻子:(柔和的語氣)伯伯!您好哇!

亞父:(揉了一眼睛,注視良久。)啊,櫻子小姐啦!真是不容易來的貴賓!路上辛苦了。前些時,聽見山田先生向我提出你們的婚事,我;我真高興極啦,這麼樣的一個好媳婦!

櫻子:(害羞的垂下頭,挽着亞睇站着)嗯……。

亞父:(忘了一切樣的注視着櫻子稱贊着)日本女子是世界上最好的賢妻良母……這是我家的幸福!

亞鋒:爸爸,現在請那位醫生在看病,比先前好些嗎?(懇求的)爸爸!說多了話傷精神呀!

亞父:(急辯)我沒有病,我沒有病,我這病叫氣病,不算病,我要出了這口氣,趕走

那些萬惡的鬼子們，我的病！就會好的！（喘息）孩子，幾十年來我們受盡了壓迫，南洋每一寸的土地上，都洒上了我們的血液！根本他們就沒有把我們當作人看待，這真是深仇大恨！到現在他們變本加厲，愈來愈兇，我幾十年來！（咳嗽，按着胸口）爲你們辛辛苦苦掙來的家產，都化爲一烏！烏有！了！（悽愴的，流淚）我真恨不得去拚掉老命。

亞鋒：（替其父撫摩胸口）爸爸！您別生氣，我相信我們總有翻身的一天！（堅定的）我們的子孫總有享受自由平等的一天，爸爸保重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爸爸，我這次回來，並且還打算爲我們僑居南洋的同胞奮鬥一下呢！我準備把南洋的華僑組織起來，進行反英的南洋民族解放運動，協助日軍的推展，籌劃日軍光復後的獨立政治組織！（侃侃而談）

亞父：好孩子，那才是洗刷了你爸爸的恥辱，讓你爸爸吐口氣！（咳嗽，啾啾的）

亞鋒：就是櫻子這回回來，也是負有特殊任務的，打算也能做點有利於祖國的工作！

亞父：可敬的孩子們，爸爸不中用啦，只有希望你們努力，爸爸年青的時候，也曾轟轟烈烈地爲南洋弱小民族的解放鬥爭盡過了力，但是時機不好，結果都失敗了，現在，才是千載一時的良機呀！（喘氣，望見櫻子恭敬的立在旁邊傾耳靜聽着。）櫻子，孩子，妳有這種偉大的抱負，真是一個時代的新女性，興亞的新女性！

櫻子：這是每一個東亞人的責任！啊（謙虛的態度）

亞曉：（突然稱嘴）噫，櫻姊才是十全十美呢，我還聽見山田先生和哥哥說：櫻姊的音

樂研究得很精深！以後我也不寂寞了。

櫻子：那兒的話，那兒的話！不過是愛好音樂！

亞父：那好極啦，我老是聽音樂，可恨被限制禁止開聽收音機，真把人悶死啦！孩子

，我們一家平安的團聚，妳就唱一曲吧！也好讓我開開心。

櫻子：（羞澀的垂着頭謙虛的扭動身子）實在唱不好！

亞錄：（微笑的以目示意）櫻子，就唱吧！

（櫻子走向右窗邊，幕後傳出伴奏的梵爾鈴的提琴聲，大家靜靜的傾聽着。）

（新興史畫主題歌）

南 進 女 性

佐伯 孝
保 夫
進 作
曲

3 3 | 3 . 1 | 7 6 | 4 | 3 . | 4 | 6 . 7 | 4 . 3 1 | 4 |

30 — | 3 0 | 6 . | | 16 43 | 36 4 31 | 3 6 7 | 1 . 4 |

南 進 英 魂

南進英魂

三六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4}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7} \mid 7 \text{---} \mid 7 \mid 0 \mid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7} \mid 6 \mid 6 \mid 7 \mid 7 \mid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4} \mid \overset{\cdot}{3} \text{---} \mid$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2} \mid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4} \overset{\cdot}{4} \mid \text{---} \mid \overset{\cdot}{3} \mid 0 \mid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cdot} \mid \overset{\cdot}{3} \mid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7} \mid$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7}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3} \mid 3 \text{---} \mid 3 \mid 3 \mid 6 \mid 7 \mid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cdot} \mid 3 \mid 7 \mid \overset{\cdot}{1} \mid 6 \text{---} \mid 6 \mid 0 \mid$

曲譜見日本オーケストラ愛唱歌集。

一、黒髪長き乙女の胸に 二、まなむの庭を南に北に

元かく未来の空高く つばさ真白く巣つとも

雲よ輝け誠と愛を 夢はかへらむわか師のみもと

捧げてゆかむわか旅路 友よと呼びし花蔭に

三、懐かし君は南進女性

ゆけよ椰子咲く島の春

興るアシアの希望を肩に

高うに歌へ君か代しを

（歌閉甫畢，亞父，鋒，哧鼓着掌，山田與李大鐸上。）

山田：（出於意料的歡呼着）噫！櫻子小姐怎麼到這兒來了，妳媽媽一人留在家裏嗎？

李大鐸：（領悟的）啊！這位就是你說的櫻子小姐啦！喔！世兄也回來了。

櫻子：（望見親人樣的行者禮）山田伯伯！您好哇！久違了，久違了。媽媽叫我問候您呢！

亞鋒：（尊敬的）山田先生！李老伯！

（山田，李大鐸走至室中，到藤椅前問候亞父。）

山田：黃大哥，貴恙好多了吧！特來看看你的。

李大鐸：真是吉人天相，可喜，可喜！令郎萬里歸來，更是可喜可賀！尤其櫻子小姐前

來侍奉湯藥，實在是雙喜臨門！（搖幌着頭腦，誇讚的）

亞父：（仰起頭來）請坐，請坐！鋒兒，招待兩位老伯！

亞鋒：（招待客人上坐，敬茶與煙）請坐，今天駕臨寒舍，真是有失迎迓，記得大前年

愚侄東渡留學的時候，多承兩位老伯關垂指教，並且饒行送別，至今還感銘肺腑

呢！剛才到家，正預飯後踵府拜望，恰巧兩位老伯却勞玉趾的蒞臨了！真是抱

歉！

李大鐸：還是這麼溫文爾雅的，太客氣了，我們都是一家人呀！拘什麼形迹，我倒要向

你這喜呢！

山田：別後匆匆三年，你長得更強壯了，想必學業有成，這次回來，正可大展長材呢！
(和講的)

亞鋒：兩位老伯太誇獎啦，還希望多多指導呢！愚侄這次回來，一方面是探視父病，以盡子職，並且料理家事，讓家父休養休養。一方面也是要負起我們青年劃時代中的使命與責任，到前線來實際的參加這如火如荼的東亞解放運動，做一個興亞青年中的前驅。(莊重嚴肅的口吻，沈毅堅決的態度)……

山田：你實在是中日青年的模範，東亞民族正期待着像你這樣勇敢有為腳踏實地的前進青年，來做東亞解放的中堅與動力呢！(愉快滿意的)

李大鐘：(點頭，咬咬地吸着雪茄)對呀！對呀！

亞鋒：(捧着說)還有櫻子也是和我抱着同一的志向，杉森先生殉國以後，其志愈堅，這次跋涉萬里，拋家別母，也正是決心做一個南進的時代女性，繼承亡父報國的精神與遺志！

山田：(感動的)可嘉！可嘉！我們現在正非常需要你們來參加秘密的工作，杉森先生也要含笑九泉了！

櫻子：山田伯伯、我們是盡力効忠的！請特別指教

亞父：（靜聽着，露出舒適的神態），孩子們，你們以後對待兩位老伯，應該像對待我一樣；而且，比對待我還要尊敬，還要親愛，還要聽話才好！

亞鋒，晞，櫻子：（齊聲）是！爸爸！

亞鋒：兩位老伯素來是我們最崇拜最慕的！

山田，李大鐸：別客氣，孩子們，你們才是後生可畏！

亞鋒：山田老伯：剛你說的祕密工作，要是加入可有什麼手續嗎？家裏的事兩三天就可
以料理得完，所以：（顧慮似的）我想：派一點工作我做才好！何況這幾天局勢

很緊張。

山田：那到沒有什麼特別的手續，只要我和鐸翁去介紹，宣誓入會，再和各部分的工作人員聯絡聯絡就行了！（鄭重的）至於工作囉！最近就有一件極重要的工作，需要一個機警幹練的人去完成，這幾天，我正在焦灼，找不到一個適當的人，有你這奮勇的去幹，那是最適宜也沒有了！（向兩邊窗外探望了一下，謹慎的在亞鋒的耳邊小聲說着）但却務必必要使台下能够清晰的聽見。）就是：就是根據情報與密訊，日軍預計在本月十五日抄僻徑可以推進到本地的防衛火線前，屆時要着人遞送這緊急的命令到日軍隊長官的手中，讓印度軍隊好和日軍總攻擊的敢死部隊裏應外和！（聲音微抖，表情緊張嚴肅的）因為印度軍隊久思叛變，我已疏通了他們的

領袖——隊長，約定待機起事！這是越過火線的一件冒險而又艱難的工作呀！不過你精通英語馬來語，又精明多謀，真是可以充分勝任，再恰當也沒有！功成之後，（拍着亞鋒的肩頭鼓勵着）你就是本地一百多萬奴隸的救星！（喜不自勝的大聲喊着，又向櫻子及亞晞說）就是妳們兩人，我也有重的事相要倚，到時我就會在事前告訴妳們的。

亞晞，櫻子：（滿意的）好，好，一切聽老伯伯吩咐！（幕後傳入急促的拍門聲，叱罵聲，室內的人大驚，面面相覷的，山田招着手，急立亞鋒，櫻子，李大躍下，神色慌張，驚惶失措的，亞父驚起。）

山田：（從容不迫）一定又是白鬼來檢查囤積食糧，疏散人口，或是徵稅來啦！快跟我到後園的椰子林中藏躲起來！（急擠下）

亞晞：（自傲的）還是讓我來對付對付吧，真討厭！（把手插在腰間，在室中間適的踱着圈子。）

亞父：（憤怒的咒罵）看你橫行到幾時！海賊，死無葬身之地的東西！（擲掄的翻身向裏面臥。）

（英軍官趾高氣揚，昂首闊步的走上，東張西望；背後跟着兩個狐假虎威樣的印度兵。）

英軍官：（一眼睛見亞晞神色自若的站着，便從頭到脚的打量着她那富有曲線美的全身，貪婪的癡笑着。）噫，中國女人總是長得這麼美麗動人的！真巧。（一隻手夾在脅下，一隻手撐着下巴，欣賞的自語）喂，妳怎麼一個人在家裏呀！不寂寞嗎！（嘻皮笑臉的，印兵模仿着他的姿態）

亞晞：（怒目不語，鄙視的把臉轉過去）……。

英軍官：（無趣的）怎麼？有眼無珠嗎？妳們中國人就是這麼討厭的！不識抬舉！

亞晞：（忿然的詰問）喂！你來做什麼的！怎麼這麼下流，瞎三話四的！不知自尊。

亞父：（氣憤的哼着）哼！……（咳嗽氣喘極劇，說不出話來。）

英軍官：（打趣的陪笑）我嗎！妳說我是來做什麼的，就是做什麼的……（驕傲的）我告訴妳吧，我高興來做什麼就做什麼！誰也管不了！

亞晞：（焦灼）我不跟妳這沒有理性的東西說話！

英軍官：好，好，別生氣吧！我是來檢查食糧，疏散人口的，（有意鄭重的）妳們家裏有

多少米存着？家裏有幾口人呀？（印兵四週查看）

亞晞：米嗎！只夠吃一星期，人嗎！就只有我和睡在籐椅上的爸爸！

英軍官：靠不住吧！我可不信，妳領我在屋裏各處檢查檢查，如果不符，沒收治罪！（威駭的）

亞晞：(怒叱)妳要檢查就一個人去檢查！

英軍官：那可不行，妳領着我走！快走！

嗚——嗚——嗚——

(英軍官正待上前拉亞晞的手腕，突然警報聲大鳴，從幕後傳入。)

英軍官：(神色倉皇，手足失措)壞了，壞了！緊急警報，緊急警報，又是日本飛機來空

襲！(英軍官與印兵急下，仍再三回頭的看望亞晞。)明天再來檢查吧！姑娘，

GOOD-BYE！(怪腔調的。)

亞晞：真是報應！哼！只有你們英國人，都是紙紮的老虎，假威風！聽見警報就是這一

副醜態！比老鼠還胆小。(恥笑的)你們這些萬罪的東西，你們盎格魯撒克遜民族

的末日快到了！(指手咀咒着，走向籐椅邊探望。)

亞父：(喉嚨內的痰，咕嚕的大響，咳嗽氣喘同時大劇，面色發青，痛苦的状态，亞晞

急將上身扶起。)

亞晞：(驚恐)爸爸！爸爸！你怎麼樣呀！

亞父：(眸子上翻)孩子！我……我……氣……死我……了……我，(哽塞似的)我不……行了！

亞晞：(淚流滿面，按摩其父胸口。)阿僕，快請哥哥來，快請醫生！(亞鋒；櫻子急上

，窺到奇變危下，可是玉容後空懸一聲以後，印軍軍包的巨聲大響。櫻子亡何不

開水送至。)

亞鋒：(惶恐的)爸爸！爸爸！(把開水灌入口中)

亞父：(嘆的一聲，開水流滿嘴邊)……(四肢微伸，眼睜攏。)

亞鋒，亞晞：爸爸！爸爸！(搖着其父的身子，大哭茶杯滾到地上。櫻子圍攏。)

櫻子：伯伯，伯伯，唉！我們都成了沒有爸爸的孩子了……(哭聲)爲什麼我們的命運這

麼苦？

亞晞：(放開拉着其父的手，仰面大哭)是誰殺死了我的爸爸呀？這些可恨的白蟻鬼子們

亞鋒：(伏在屍邊，咬牙，捏着拳頭哭喊)父仇不共戴天！國仇，家仇！

幕 急 落

——第二幕完——

第三幕

時間：距第二幕約五日的傍晚。

地點：同前幕：英印軍前線後的第二道預備防線附近。

人物：亞鋒，亞晞，櫻子——同前幕。

蒂的尼——印軍隊長，第二道預備防線的指揮官，年約四十餘歲，驍勇强悍的印度愛國志士。軍服上黏滿汗水與灰土結成的污點。

印度兵，馬來兵——年皆二三十歲，約六七十人。英軍官——同前。

佈景：是一個戰場的景况：幕右邊是一道彎向左方半圓形的鋼筋水泥做成的防禦壕，寬約兩尺，高約三尺餘，像城牆似的修築着凹凸形的壕子。地上長着沒籐的蔓草，幕左邊近台前有一株一人高的小樹，和幾株灌木矮樹，可以隱藏蹲下的數人。

幕開：壕內五六個印度兵，馬來兵，無精打采的，有的把槍架在壕梁上，有的握着槍坐着，有的把槍架起，仰臥着，東倒西歪的，悠閒的吸着香煙談天。僅有壕外數步遠的一個哨兵兀立着，不時的回頭望着。遠處傳來斷續的槍砲聲。

印度兵甲：真像做夢一般，怎麼日軍這麼快的就打到我們郊外來啦！真是飛兵。

兵乙：（淡然）離我們這裏頂多不過二十里！

兵丙：快點來也好，我們也可以少當幾天他媽的奴隸樣的英國兵！

兵甲：這種奴隸兵我們真當夠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當起，我們印度人死了上千萬，

難道叫我們印度人的子子孫孫都當兵，去做砲灰嗎！

兵丙：唉！（嗟嘆的）真是白白的犧牲，要是爲爭取我們印度的獨立而戰嗎！就是我們印度人死絕了也甘心！

兵丁：（爬近）喂！你們說什麼當兵不當兵，不當兵做什麼好呢？你們看看我們印度的農人，誰不是饑餓得不死不活，窮困得不得了！

兵乙：總而言之，只有獨立解放，才是我們印度人的生路，不然，你到那兒去能夠不受英國人的壓迫虐待？能夠自由的生存？

兵甲丙丁：對呀！（醒悟的）只有獨立才能生存！

兵乙：如果我們不趕快趁日軍攻來，驅逐英國人的良機，我們印度的民族就只有滅亡的！

兵丙：這真是千載一時的良機呀！印度人還不起來嗎？不然，總會悲慘的亡國滅種！

兵甲：（向四週探望了一下，謹慎的）你們總都知道吧，我們自由和報仇的日子就要到了！

！（小聲）蒂的尼隊長早和日本間諜聯絡好了！日本軍隊一到，我們就裏應外和，

殺他媽的個痛快！(喜躍的 指手劃脚)

兵乙丙丁戊：(手舞足蹈，歡欣的)那才痛快，那才痛快！(兵丁爬起)他媽的，一刀一

個！(做手式)

兵己：總得殺他媽的五六個，那才夠本！

兵甲：我們就是東亞民族，都是黃種人，我們要自覺，自己不打自己，應該要聯合起來，把英美白種人趕出東亞以外，回復為亞洲人的亞洲！

(英軍官與蒂的尼由幕右上，正看見印兵們鬆懈的閒談。)

英軍官：(大怒)豬羶！敵人快來啦！(拿着皮鞭抽着甲丙乙，一人一鞭的，並用脚踢

？

(亞睇，櫻子，由幕右前方上，偷偷的藏人矮林後蹲着。)

兵甲乙丙丁戊己：(敬禮，兀立不動的接受着)……

英軍官 (咆哮的大吼)笨豬！拿起槍準備呀！(印兵等七人急至壕梁邊架起槍來，聚精會神的。)

英軍官：(轉過身，一耳亂子打在蒂的尼臉上，吼罵)你怎麼不常來巡視一下，混蛋！

蒂的尼：(雖然被打得向後退了一步，仍然敬禮的說着，嗚嗚的)報告，剛才到第五壕去

巡察去了！

(英軍官視若無睹，輕蔑的向周圍望了望而下。)

兵甲乙：他媽的，兇什麼，我們報復的時候快到了！

蒂的尼：(垂頭傷氣的)弟兄們，他的死期也不遠了，前三小時，反英諜報隊已經派人送了命令來了，只等那個華僑黃同志潛到日軍那裏取得連絡，約定時間，回這兒來報告，我們就可按定起事啦！(愉快的)

兵甲乙丙丁戊己：(緊張的傾聽着)好，好！

蒂的尼：你們準備好，上好子彈，別的戰壕裏全通知好啦，只得我們連開三槍為號！

(兵甲乙丙戊己隨各滿子彈，檢查子彈盒中的子彈。)

(亞晞：櫻子由矮林中走出，向蒂的尼招手。)

亞晞：隊長！山田先生令我們來的！

蒂的尼：(詫異)妳們兩人怎麼來了，膽子真不小！

(咋舌)山田先生有命令嗎？

櫻子：(脫下皮鞋，從腰間拿出短佩刀，劃開鞋統的夾層，抽出小紙筒，慎重的交給蒂的尼。)根本我們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冒盡了險來的，隨時準備一死報國！(激昂慷慨的)

(兵甲乙丙丁戊己握槍擱擺，注視蒂的尼展着的紙條。)

蒂的尼：（讚嘆）偉大的女性們！（唸着）啊！山田先生的命令是：黃先生到達貴戰壕後，務必開三槍爲號，速與各壕同時起事：目標：領導日軍分批攻入市內：一，軍司令部。二，火車站。三，飛機場。三，監獄。急二，窟。十口……

亞晞：山田先生叮囑特別小心，周密行事。

蒂的尼：你們都來，我分配工作你們去做：（指甲）日軍來時，你領一批往軍司令部進攻。（指乙）你領一批往火車站進攻。（指丙）你領一批往飛機場進攻。（指丁）你領一批往監獄進攻，指戊已）你和他放信號槍，（指哨兵）你仍舊去放哨，注意華僑黃同志來！

（兵士甲乙丙丁戊己及哨兵，各回歸壕壕前及壕外哨位。）

櫻子：（焦灼的）怎麼黃同志還沒有來？

亞晞：（急燥的）大概去了四小時的時間吧？

蒂的尼：（看手表）喲！七點二十五分了！快來啦！

喔！我到忘了，妳們在這兒等他嗎？

亞晞：櫻子：我們想等他來了一同回去報告：我們不放心啦！

蒂的尼：那麼，妳們站在這兒太危險啦！一小時以後，那白鬼子官又要來巡察了，那發現了可不是玩的！妳們還是到那矮樹後面躲着等一等吧！

櫻子：怎麼還不來呀！（不安的）真急人！

（櫻子與亞晞走至矮樹後，蹲下去相偎着。蒂的尼神色自若的在壕中和壕外跳來跳去。不時的用望遠鏡窺看前方。四圍寂靜無聲。暮色蒼茫，光線漸黯。）

（尖銳叫號的砲聲與連珠般的重機槍聲，突在不遠的前方大鳴，爆發機聲亦沉重的傳來，震破了寂靜。）

轟：劈……嘩啦……得，得，得……噠……。

蒂的尼：（用望遠鏡看着）第一道防衛冒起白煙了，這是日軍總攻擊的前兆！

（櫻子在矮樹裏驚異的探出頭來，兵等屏息注視前方。）

蒂的尼：（放下望遠鏡驚叫着）前裏的草在動，有人跑來了……一定是黃同志！

（蒂的尼躍出戰壕，櫻子，亞晞走出矮樹往迎。）

哨兵：黃同志來！上舉着手在搖動手帕！（跑上前下）

（哨兵扶着亞鋒上，亞鋒是土人的裝扮，渾身黏着泥土，氣喘喘的，滿頭大汗，直倒戰壕前，氣力不支地倒下，蒂的尼急蹲下，扶着亞鋒靠在腿上。）

亞鋒：（喘息，急促的說着，臉色灰白）七點四十五分，開……信……號槍……到前……前面汽車路的十字交叉口上……會……會合……前面十字交叉口上……

轟！隆……嘩啦！轟，轟，轟……

（大砲爆炸聲漸，遠處火花在蒼茫的暮色中閃耀着，白烟濃厚的瀰漫着，地面隨着爆炸聲一陣陣的震動，一陣重爆炸聲振耳，雜亂的驚呼聲，喊殺聲，騷擾聲亦由前方漸近。紛紛的由幕後傳入。）

蒂的尼：（鎮靜的看看手錶）快了，快了，準備，還差兩分鐘！（望着亞鋒）黃同志，真勇敢！可敬的奧亞英雄啊 我們的解放都是你所賜的！

（櫻子：亞晞扶着亞鋒臥在草地上，替他揩汗。）

亞鋒：（氣喘的望着櫻子）唉！真是九死一生……危險……從第一……道火線……過……過時……英……國……兵……用槍……往草裏……掃……射……我伏了一會……才爬……爬……（羸弱無力的。呼吸急促。）

亞晞：（摸到腰旁，驀然驚呼）哎呀 血，血……（看着手掌，在砲火的閃亮中，可以映見是鮮紅的血。）

櫻子：（大驚，解開衣服，血汨汨的流滿腰間）哎呀，受傷了！哥哥……（大喊）

蒂的尼：（正看着手錶，轉過頭來）快包紮，止血，傷在要害！

亞鋒：（砲火中映着慘白的臉）哎呀……痛啊，難……怪……身子……是麻的……跑……跑……不動！（扭動身子）

（砲聲夾着密如雨點的槍聲，喊殺聲漸近。）

蒂的尼：(看着手錶)日軍衝破第一道防線了，攻來了！預備！(大呼)開槍！(兵戊已朝天開槍)

咄！咄！咄！殺呀！印度同胞們起來！

蒂的尼：(拿起望遠鏡看看)來了！看見日章旗了！

(的尼領着兵士等躍出戰壕，從腰間抽出一大塊白布，緊緊在地上拿起長指揮刀上。)

蒂的尼：(回頭望了亞鋒等，依戀不捨樣，感激的說：)黃同志，真感激你，再見吧！她們扶他回去！(蒂的尼搖着白旗往幕右下。)

亞晞，櫻子：謝謝你，隊長！祝印度民族解放勝利！(大呼)

(櫻子與亞晞用短佩刀從衣襟上割了一塊布下來包紮。)

(幕後機槍聲，喊殺聲漸大，夾着蒂的尼與兵等的呼聲。)

黃種人不打黃種人，打倒英帝國主義！

殺呀！印度同胞們！東亞民族聯合起來！

大家都到汽車路的交叉口上，和日本兵會合！

別讓英國的白鬼子們跑掉一個呀！殺，殺，殺！

東亞民族解放萬歲！

印度民族萬萬！

(口號聲，口殺聲，由近而遠，叢密的槍聲亦漸隱，惟大砲聲有規律的響着，一聲接着一聲，清脆響亮的，從幕後傳入。)

亞唏：(驚恐焦灼的)哥哥！哥——哥！好一點嗎！

亞鋒：(啾啾)怎……怎麼……右膀子……也痛得厲……厲害……痛……痛死我了……

櫻子：(把手臂的袖子，用短佩刀劃開，驚呼)啾——呀！膀上也中了槍彈了！天壤！真

——穿了呀！這怎麼辦呢！(大哭慘呼着)

亞唏：(流涕)哥哥櫻姊……我們還是把哥哥抬回去吧！

亞鋒：痛死我了！姊……姊……們抬不動吧！

櫻子：哥哥！回去吧！亞妹……到戰壕內找一個抬傷架來吧……

亞……(正待走向壕內，)怎麼……哥哥，哥哥！(又伏到亞鋒身邊大呼)

亞鋒：(聲音微弱)我……我不行……行……啦！(用力的伸起手腕，抓着櫻子)親愛的！妹妹

……們……爲……爲……了東……亞……的解……放……我就……是死……了也……是光……榮……的……我完

成了……我……應盡的……使命……解……救了……本地……的……幾十萬……被壓……迫……的土人

……我可以……瞑……目……了……(頭……後仰，眼漸……緊)

櫻子：亞鋒……(伏在屍身上號……大哭)哥哥！哥哥呀！你……不能離……開……我們……

櫻子：（用手捶着草地）哥哥！你不能丟下我！（用力搖着屍體）天呀！

亞晞：哥哥，你完成了亡父的志願！你做了興亞的先烈，你報了父仇！可是我們再依靠誰呢？（瘋狂似的大哭）

櫻子：（趁亞晞不覺，爬起，拾起短佩刀，仰頭大呼，）哥哥！你慢點走吧：我來啦！我伴你到天上去吧！（用力的把刀向喉管刺下，倒地）

亞晞：（大驚）櫻姊！（竄刀櫻子身旁，拉櫻子的手但槍救不及，刀已刺入喉管）櫻姊：妳也離開我嗎？（起立仰天大呼）哥哥！櫻姊！你們爲了東亞的解放，流盡了你們的熱血；你們的血光將永遠照耀在東亞解放史上！聽吧！日軍衝入市內了，（幕石方傳入喊聲）你們安息吧！我們全東亞的民族，都要踏着你們的血跡前進！

（幕後傳入「歡迎日本軍」的歡呼聲）幕急落

——全劇完——

和運之光

(四幕劇)

張盛芳

地點 渝方近戰區國共混合的某鄉村
時間 民國三十一年間

第一幕

人物：

方正 (鄉民) 年約二十餘，着中等便服。

方母 年在六十左右，着舊式女裝。(病態)

方妻 年二十餘，着舊式短裝。

趙忠 (方正的隣居) 年三十左右，着中等便服。

保長 年三十餘，着灰布中山服(或長便服)

鎮警甲 (鎮公所鎮警) 年二十餘，着陸軍服。

鎮警乙 同右

佈景：

鄉間中等家庭

附錄：

方母靠於椅上，方正坐於旁邊小椅子上。

方母（病狀）咳；望着方正）這几天外面的時局怎樣？

方正（難過的樣子）這几天因為你老人家的病，沒有到鎮上去過，聽見附近的人傳說：

大概是大大很好吧；鎮上的住防國軍第二團，前天同八路軍游擊隊雙方因為在鎮公安要軍糧起了點磨擦，差點雙方打起來了，昨天上面將第二團調走了

方母 咳；第二團調走了也好；我們的負擔要輕點。

方正 你老人家說第二團調走了好，別人還說不好，第二團雖然對民衆不大很好，可是他對八路軍游擊隊還有點手段能夠治得往他，昨天才調來的不知他怎麼樣，若治不了他的話，我們老百姓，就更要吃虧了。

方母 這話也很對，八路軍游擊隊，沒有人治他也是不得了的东西。

（方妻一手拿着一碗藥，一手拿着一碗水由側門上）

方妻（立於方母側）媽媽；請喝藥吧；（方正接過藥碗送至其母嘴邊）

方母（服藥畢，嗽了嗽口）（方妻將碗接過放於棹上走回原處）咳；我心裡難過得很呀，咳；我的病恐怕……

方正 你老人家不要害怕吧；胡醫生說沒有關係，只要能靜養一個時期就會好的。

方母 米；哎；你們都藏好了沒有？他們隊伍一調動，新來的又要派糧的。

方正 你老人家不要煩心吧；

方母 (病重的樣子) 哎；我心裡……(將眼閉着)

方妻 (摸着其母心口) 媽媽；媽媽；

方母 (將手搖了搖，睜閉兩眼，嘆了一口氣) 哎；我……

方正 (難過的樣子) 媽媽；扶你老人家房裏去睡吧？

方母 (稍稍點頭底聲的) 好好好；哎；

(方妻將方母扶起 方正將其母背起來，三人同下)

(隣居 趙忠上)

趙忠 (大聲的) 方正；方正；

方妻 (連忙由房內跑出，對着趙忠搖了搖手) 請小聲點；

趙忠 (點點頭) 方正呢？

方妻 (指房門) 在裏面；

趙忠 伯母病體怎麼樣？好點沒有？

方妻 (嘆了口氣) 唉；他老人家的病還沒有好，今天看起來好像還要重點呢，(指椅子

請坐吧！

趙忠 不客氣(坐下)

(方正由房門上)

方正 (對趙)老哥；對不起；方才因為家母病重，沒有很快的回答你，真對不起；

趙忠 (站起來笑着)我們又不是外人，何必這樣子說呢；

(方妻由房內下)

方正 (指椅子)請坐吧；(自己坐下)

趙忠 (坐下)伯母的病大概沒有關係吧？

方正 (嘆了口氣)哦；像方才的情形，恐怕有點危險；

趙忠 方才本來我想進去看看，我又恐怕驚動了他老人家反來不好。

方正 這個都不必了，前天我聽見老陶對我說，你被抽為壯丁了的，為甚麼還沒有去呢？

趙忠 是的；前天我到鎮公所去了的，當天我爸爸化了兩千塊錢結鎮公所，將我買放出

來了，你不是也被抽為壯丁了的嗎？

方正 是的；這兩天因為家母有病，我請保長替我到鎮長那兒要求了的，舍弟也就是在

這一兩天內快要回來了

和 運 之 光

四七

趙忠 (接着說) 這鎮長可惡得很呢；有錢甚麼事都好辦，我看你最好還是送幾個錢給他，不去算了，你要知道這兩天前方的情形，戰事緊急得很，他們現在正要人在急，假使令弟一兩天內苦不能回來，鎮裏如派人來抓你，伯母又有病那怎麼樣辦呢？

方正 那有甚麼辦法呢，還不只有聽天由命，對於買放壯丁的話，這是你，不是外人，家裏的幾個活錢，都給舍弟拿去做生意去了，談到糧食方面，處於這種時期中，又無法變賣要拿出多的糧食來，設若被國軍知道了，真不得了，八路軍游擊隊知道了那更不得了。

趙忠 (點點頭) 哎；這也是個難問題，今天早上你可曾聽見大砲的聲音嗎？

方正 (點點頭) 聽見了的，是在那兒作戰啦？

趙忠 你還不知道嗎？

方正 不知道；

趙忠 哎；離我們這兒沒有多遠，我們村子裏的人，現在搬走了很不少，你未必一點兒都不知道嗎？

方正 (很驚奇的樣子) 有這話嗎？

趙忠 難道我還說慌不成嗎；方才我不是關照你，對於壯丁的事最好是化幾個錢運動一下算了，免得討些麻煩吧；

方正 前天已託保長向鎮長要了的這兩天時局這個樣子未必他們還要駐了不成，他們不準備跑嗎？

趙忠 這也不一定，越是這種時期，越是他們發財的好機會，別說他們現在正要用人，就是不要用人，他也要想這個方法來弄錢，你說我這話對不對？

方正 對到很對，可是現在我的錢不能應急那怎麼辦呢？

趙忠 那麼你令弟回來總有辦法吧？

方正 他要是回來了，那是不成問題的，就是怕他一時不能回來那就沒有辦法了。

趙忠 不過我家裡現在有是有一筆款子，但是到現在還沒有送來，倘拿到手的話，我先借給你用一下也行。

方正 (陰着笑容) 謝謝老哥；

趙忠 這有甚麼，何必客氣呢？

方正 現在我說一句冒昧的話，假使日軍真打倒這兒來了的話，你們家裏準備怎樣辦呢？

趙忠 依家母的，聽見別人宣傳說日軍怎樣厲害，怎樣的要殺人，他老人家就想搬走，依家父同我的意思，就在這兒住着不走，聽天由命。我們靠農產生活的人，不管他是誰到這兒來都是一樣，依我看，日軍來我們還只要一條心對待他，現在我們

處於這種環境中，真是痛苦透了，一方面要應付國軍，一方面又要應付那空口說白話不講人道的土匪；八路軍游擊隊，今天他要糧，明天他要草，再不然又是甚麼抽壯了，一點不如他們的願，就是甚麼漢奸的名義，替我們加上了，真不如求天爺叫日軍快快的打過來，我們好過太平的日子你看呢？

方正 你真說得一點兒都不錯，同我的心是一樣，你方才說伯母聽見人傳說甚麼日軍來了要殺人，我可大胆說一句，這都是他們的一種反宣傳，日軍要是真不講禮的話，陷淪區域內那還有人住嗎？你說我這話對嗎？

趙忠 我還不是這樣想，現在你準備怎麼辦呢？

方正 我的意志可說是最堅決了，別說家母現在還有病，就是沒有病我也是不走的。

趙忠 既然這樣子，我們家裏也決定不走了。

(保長上)

方正 (同趙忠站起來，讓開坐位)保長；(指椅子)請坐：

保長 (仍舊站着由腰中(口袋)拿出一張條子遞於方正)這是兩担米的條子，等會你家裏趕快派人送到我那兒去好了我可告訴你！這次可不比往日，假使不送到的話，別怪我沒有關照你！

方正 (看了一下條子，代笑的)保長！我們往日每次不就是只派一石米嗎？

保長 你問我；我還不是不知道；這次是鎮公所派的不與我相干，要問你去問鎮公所好了；（將身一轉要走的樣子）

趙忠 保長！再坐一下吧？

保長（點了點頭）不；我的事很多，你玩一會兒吧；（保長下）

方正 今天捐；明天捐；這樣子下去真不得了，就是捐也給他們捐窮了，我們一年忙到頭，都白白的替他們忙了。

趙忠 哎；真是沒有辦法；

（方妻在房內（後台）大聲喊叫）媽媽；媽媽；……（很急的）

方正（同趙忠兩猛然一驚）呀；怎麼啦；（同由房門跑下）（房內（後台）齊聲喊叫）媽媽；

媽媽；

（鎮警甲、乙、拿着捕繩同上）

鎮警甲（大聲）有人沒有？

（房內仍舊齊聲喊叫及啼哭的聲音）媽媽；媽媽；

鎮警乙（怒聲）人那兒去了；（用拳打着棹子）人呢？人呢？（房內哭喊的聲音暫停）

趙忠（很慌的由房內跑出來）哦；鎮警老爺；

鎮警甲 方正在家嗎？

趙忠 他母親的病很危險；他在裏面侍候着呢；二位有甚麼要事請等會來好嗎？

鎮警甲 （怒狀）甚麼？等會來；明天來；叫他出來好了。

趙忠 二位有甚麼事，請對我說是一樣的。

鎮警甲 別廢話；你替我叫他出來好了。

鎮警乙 （大聲）方正；方正；

（方正手擦着淚由房內跑出）

方正 二位請坐；

鎮警甲 不坐；請你到鎮公所去一輪，鎮長有請；

方正 請問二位？鎮長有甚麼事叫我？

鎮警乙 誰知道有甚麼事；你去好了。

方正 不是的，因為家母病很危險，現正在生死關頭中。

鎮警甲 我對你實說了吧；爲的是壯丁的事。

方正 壯丁的事，我已經託保長要求的呀；

鎮警甲 命令一下如山倒，誰能要求得下地，別廢話。

方正 求二位方便一下，要求要求鎮長他老人家，就說家母病危，壯丁的事只等家母病稍好點或者倉弟回來了，家中有人照料，我馬上就去報到，求鎮長多寬恕一兩天

吧。

鎮警乙 別多說吧；誰管你家裡死人不死人，不去是不行的。

方正（變怒色）甚麼話；難道說你們一點人心都沒有嗎？我不去；看你把我怎麼辦；（回身正要向房內跑）

鎮警甲（一手將方擋住）那兒去？

鎮警乙（大聲的）將他綁起來！

趙忠（代笑色將方拉至一邊）二位原諒一點？

鎮警乙（將趙忠一推）少管閒事！

（方妻在房內又大聲的）媽媽；媽媽；（大聲啼哭）

方正（難過到極點的樣子對房內一跑）（鎮警甲乙倆連忙將方抓住）幹嗎？

鎮警乙 幹牛！

方正 我家裏這樣子，你們忍心嗎？

鎮警乙 管你家裏怎麼樣；你跟我快走好了；

方正（大聲的）沒有保甲長來，你們就能馬馬虎虎的帶人嗎？你們懂不懂公事；懂不懂手續；

鎮警乙 好厲害的東西；（對警甲）你將他綁起來；我去叫保甲長來！

和 運 之 光

五

(鎮警乙忙下)

(方妻在房內大聲喊叫)媽媽呀；媽媽；媽媽；(很急)(鎮警甲用繩梆方一亂跳
要想到房裏去的樣子)(鎮警甲同方正趙忠等三人亂鬧一氣)
(接着很快的閉幕)

第一幕

人物：

鎮長 年四十左右，着中山服（或上等便服）。

書記 年三十餘，着灰布中山服（學生服）。

鎮警丙（汪成） 年二十餘，着陸軍服。

副官（國軍上尉） 年三十左右，着陸軍服中風，腰着手槍子彈。

鎮警甲 化裝與第一幕同

鎮警乙 化裝與第一幕同

方正 化裝與第一幕同（身上綁着繩子）

八路軍便衣 年二十餘着中等長便服，（腰內藏着一枝手槍）

和運工作人員 A 年二十餘，着中等便服。（腰內藏一枝手槍）

和運工作人員 B 年二十餘，着中等便服。（腰內藏一枝手槍）

佈景：

鎮公所辦公室，——按照左圖佈置。

開幕：

（書記坐於長棹邊打着算盤，翻着眼簿，鎮長坐於棹上面，看着書記算賬，）

和運之光

五五

鎮長：（用手點着賬簿）這一筆費用改一下，太報多了點將來拿出來。別人不會相信的。

書記：那這個總數怎樣對呢？那不又要拿錢出來嗎？

鎮長：不！這筆少寫點，將……（把賬簿拿過手翻了幾頁指着）將這筆數多加點沒有關係

書記：（點頭將賬簿拿過來）大前天八路軍要的米同草，昨天只交了一半，今天大概可以交齊……

鎮長：（搶口說）今天拿那兒的米給他？

書記：昨天替國軍要的那……

鎮長：（又搶着說）那怎麼行呢？替國軍要的米怎麼能交他呢？

書記：早晨你不在所裏，我已經派鎮警向各保說。叫他們直接送到他們副官處去……

鎮長：（槍口急狀真糟糕！真糟糕！昨天新來的三團團附一來就對我說了話，叫我們很快的將他們的米送去，並囑咐我不要慢事，這怎麼辦呢？你真是一點事都不能辦，你想想也不應該，他們又是新換防的，性情又不知道，第一次就失他們的信用，將來甚麼事都辦不運。

書記：這個事本來就很爲難，應付得這方面又應付不了那方面，應付得那方面又應付不了這方面，你說怕失了國軍的信用，可是我想國軍方面，還能同他商量商量，敷衍得一下子，八路軍方面假使不先將他的米數交齊先交給了國軍，他若知道了，

恐怕我們要吃虧呀！

鎮長：今天要的米，不是替他辦的，是替國軍辦的，如若不是替他辦的，不交給他就是我們的，不對，不是替他們辦的，未必他也和我們爲難不成嗎？（站起來大聲）江成！

（後台答）有！（江成（鎮警丙）上）

江成：幹嗎？

鎮長：你趕快到事務員那兒去，叫他不要將米再送給八路軍去了，叫他把餘下來的，送給才調來的國軍第三團副官處去好了。

江成：（點頭）是！（江成下）

書記：我看這事非糟糕不行。

鎮長：那有甚麼辦法呢？（副官上）

副官：（很凶的樣子指着鎮長）你是鎮長嗎？

鎮長：（同書記連忙站起來笑嘻的）是的；（離開位置指着椅子）請坐！

副官：不客氣！

鎮長：請問同志是那方面？

副官：我就是才調到這兒來的第三團團部副官：

鎮長：是的！是的！貴部才到敝地來，對於各位官長都少親候！真是……

副官：昨天我們問你們要的米，爲甚麼還不送去呢？

鎮長：是！是！馬上就送去，我已經派人去了

副官：我告訴你！

鎮長：（很恭敬的）是！

副官：對於你們這地方的情形，我們早就打聽好了。聽說你們鎮公所怕八路軍怕得最厲害，他們無論要什麼東西，馬上要，馬上就替他們送去了，我們國軍要甚麼東西，有時要兩三天都沒有，你們以後若像這樣辦事。別說我們對不起你們就是！

鎮長：（笑嘻嘻的）那有這話！同志們同時都是爲國爲民的，那能說對誰輕對誰重呢？

副官：並不是對誰好壞！你們的苦處，我們也知道，你們實在是害怕他們暗殺你們，我再告訴你們，以後他們要有甚麼對你們下不去的事，你們可以報告我們團部好了。我們當然有方法對待他！

鎮長：是！是！

副官：米馬上能送去嗎？

鎮長：是的！我已經派人去了（再指椅子）坐一會吧！

副官：不；我要回去了（點了點頭）再會！（向外走）

鎮長：（也點點頭送至門邊）慢走！（副官下——回至原處對着書記）怎麼樣？我們今天
要不送米去的話，你看得了不得了。

書記：我看他這樣的說話，他們兩方面將來一定又免不了要起磨擦的。

鎮長：（笑嘻嘻的）那有甚麼關係呢？他們越起磨擦我們越好弄錢。

書記：是到是，可是危險性太大！

鎮長：甚麼危險；只要腦筋活點就行，八路軍來我們也好好應付他，國軍來我們也好好
對待他，不論他誰勝誰敗我們都沒有關係。

書記：我們這個地方實在太亂了，國共混合在一起辦事也就是困難，這種困難也可以說
是國家賜給我們的，爲甚麼要同他合作呢？如若早將消滅的話，那有這些事呢？

（鎮警甲乙用繩綁着方正同上）

鎮警甲：報告鎮長方正帶來了。

鎮長：（坐於原來的椅上）你們綁他幹嗎？

鎮警乙：並不是我們要綁他，這東西太可惡了，他不但不好好的來而且還說我們不懂公
事，不懂手續，他太過餘藐視我們鎮公所了。

鎮長：（猛變怒狀）有這話嗎？

鎮警乙：我說的這還是好的呢？

鎮長：（將棹子一拍）混賬！這還得了，太不知事務了。

方正：請鎮長不要聽信他們的話！

鎮長：我不聽他們的話聽誰的，你這種東西真刁滑，由你這一句話就可以知道一切，你

藐視我的部下就是藐視我鎮長！

方正：我並沒有藐視他們，實在因為家母有病不能離身。

鎮長：到底是你家庭要緊呢？還是國家要緊呢？

方正：當然是國家要緊。

鎮長：你既然知道國家要緊，為甚麼不快來呢？

方正：因為家母病正危險！

鎮長：混賬！你還辯理嗎？拖去替我打！打罷再送往縣裏去好了。

（鎮乙不等話說完，如狼似虎的將方推至一邊！鎮甲找着一根大棍正要打方正）

（八路軍便衣上）

八路便衣：（將槍拿出來對着鎮長，大聲的）你這種東西真欺人太甚！

（全場的人都驚惶失色的呆着望着他（八路））

鎮長：（嚇得站起退了兩步）侗侗侗！

八路便衣：哼！同志！不給你點厲害，你不是知道的，爲甚麼送米送得好好的，又不送給我們？又送給他們第三團呢？難道說他們狠些嗎？

鎮長：（轉笑似的）哦！同志是八路軍的……

八路便衣：是！

鎮長：同志；這真是冤枉，今天的米確實是替他們第三團要的，同志們的米已交了一半

多了，準備明天交齊的，今天第三團還不是只有一半交給他嗎！

八路便衣：我實對你說吧！你要像這樣子辦，別說我對不起你！……

（和運工作人員A·B·忙上）（A同B見狀連忙裝着害怕的樣子，站在一邊不動）

八路便衣：對A·B·倆看了一下，仍舊對着鎮長）你現在替我派人快快的叫他們送去

！否則的話！（將頭擺了擺）

和運工作人員A：（連忙將槍拿出來跑至八路便衣的背後用槍抵着八路的背心，大聲的）不

動！否則！我一槍打死你！（八路便衣連忙將雙手分開舉起）

和運工作人員B：（將槍拿出對鎮警等）都不許聲張！小心你們的腦袋！（將八路的手槍奪

下，將測邊房門推開，走至裏面看了一下；用槍對着鎮長等，命警甲乙鎮長等進

房去。鎮長等一面着害怕的樣子一面慢慢的一個一個退入測門房內）

和運A：你是不是八路軍？

八路 是的！

和運 A：好！你能很坦白的告訴我，我饒你一條狗命算了，我實告訴你吧！我就是和平陣線的，你回去將我們的作風告訴你們的上峯好了，到房裏去吧！（將八路一推）——（八路連忙跑入側門房內）

和運 B：（將方正捕繩解下）不要害怕！我們是和平陣線的，這次因為到這兒工作，經過你那兒，聽見人議論你的事，我們才便來救一救你，可是現在你不能再回去了，（附於方低聲的說話——兩人互相的交談）

和運 A：（對着房門內）你們的鎖呢？（停了一下裏面遞出一把鎖，A接過鎖將房門鎖上）

我告訴你們！你們誰也不許聲張；如有誰要聲張的話，別怪我對你們不起就是！

和運 B：（離開方耳）你們家庭有我們就是，你放心好了，就是這一兩天內，此地一定有很大的變化，你去吧！

方正：（對着A B倆打了一恭）謝謝二位；

（方正忙下）

和運 B：（對A）我們去吧？

和運 A：稍等一下，等他走遠一點我們再走！（A同B將槍藏入腰中）

（第三團的副官上）

官副：（問A、B）老鄉！你們鎮長呢？

和運A：（正色的手指着門外）鎮長剛出去！你沒有碰着嗎？

副官：沒有呀！他向那面走的？

和運A：你由那邊來的？

副官：我由街上首來的。

和運A：哦！怪不得錯過了，他由下首走的。

副官：能不能追上他呢？

和運A：能；

副官：你替我喊他回來好嗎？

和運B：對不起！我們馬上要去有事！

（副官忙跑下）

和運A：（走至房門邊）誰聲張！打死誰！（對着B將手向門外一指）

（和運B點了點頭忙下）A輕輕的一步一步亦忙下）

（接着很快的閉幕）

第三幕

人物：

和運之光

曹武(方正的表兄) 年三十餘，着短便服。

曹母 年七十左右，着舊式的短裝。(耳閉)

鎮警甲 化裝與第二幕同。

鎮警乙 同右。

鎮警丙 同右。

方正 化裝與第二幕同。

和運工作人員 A 化裝與第二幕同

和運工作人員 B 同右。

佈景：

較窮的家庭 按照左圖佈置。

開幕；

曹母戴着用線掛於耳上的舊發光眼睛，坐於棹邊靠椅上底着頭縫着他的褲子

(鎮警丙上)

鎮警丙 (站於門邊對着曹母)喂！(曹母仍舊底着頭縫着他的褲子)喂！(鎮警丙急了

走至曹母面前將曹母拍了一下)

曹母 (望着鎮警丙)呀！

鎮警丙 你裝甚麼洋辦呀！

曹母：（站起來將褲子放於棹上）我的眼睛還看見，不戴老光眼睛還是看不清楚，老了啊！不行了！

鎮警丙：（發急的樣子）他媽的真搗蛋！

曹母：（笑嘻嘻的）我家裏沒有蛋，（指着門外）對門肖家裏有幾個大母雞，大概生得有蛋，你找他家裏買好了。

鎮警丙：老不死的東西；

曹母：買蛋要拿甚麼東西呢。（指着警丙口袋）你又買得不多，口袋裏放幾個，手裏拿幾個就行，又何必必要拿甚麼東西呢？

鎮警丙：這老東西，真可恨！

曹母：你們鎮公所的人要買，他趕說不肯！

鎮警丙：（急得沒有辦法，對着曹母的耳邊大聲的）你的兒子呢？

曹母：我的兒子替你們鎮公所送米去了！

鎮警丙：（又對着曹母耳邊大聲的）真送去了嗎？

曹母：誰還敢騙你不成；

（鎮警丙連忙下）

曹母：（仍舊拿着褲子坐於椅上縫補着並自言自語的）別說我沒有雞蛋，就是有也不得給

他們這些雜種們；（曹武挑着一對籬筐上）

曹武：（將籬筐放下，走至其母身邊嘴附於其母耳邊）媽！

曹母：你回來了，剛才鎮公所有人來找你，你碰着沒有？

曹武：（嘴仍附於其母耳邊大聲的）碰着了！我們的米真不該送去！

曹母：你送去，他都找來了，不送去更不得了！

曹武：（動作同前）你老人家那兒知道外面的時事，日本軍隊快打來了，現在縣政府有

命令！叫我們老百姓快快的疏散呢！我們搬是不搬呢？

曹母：我們家裏這樣子。怎麼辦呢！

曹武：這也是沒有辦法！我們家裏的東西怎麼辦呢？

曹母：（點點頭）你把房裏那口箱子，搬出來，清一清，比較重要點的東西，都放在大箱

子內將房裏挖一個大洞埋藏起來好了。

曹武：不搬了嗎？

曹母：我看搬走也是受窮罪，不是國軍捐就是八路軍搶！不如在這兒守着，等那邊的隊

伍來還強點呢。

曹武：聽說那邊的人來了要殺人吧？

曹母：不會吧？假使要殺人的話，那邊還有人住嗎？這是造謠言的話。

曹武：那我們就決定不搬好了。

曹母：對！你收拾一下吧！

（曹武到房內將一口大箱子搬至棹邊地上，將箱子打開，將裏面的衣物東西搬至棹上）

（方正好像方才流過淚的樣子慌忙的上）

曹武：（驚奇的樣子）表弟！你不是被鎮公所抓去了的嗎？

方正：（點頭）是的！（要像有點發痴的樣子）

曹母：（將褲子放下站起來）孩子你來了，方才我聽見人說你給鎮所公抓去了，我準備馬

上叫你表兄去看看你，你怎麼，就出來了呢？

方正：（嘴對着曹母耳邊）我是別人救出來的！

曹母：（同曹武着驚狀）那行嗎？孩子！你母親還病着他們鎮公所不找你家裏去嗎？假使

一鬧，你母親的病不更加要厲害嗎？

方正：（着悲狀對着曹母的耳）姑媽呀！我剛才到家裏去了的，我媽已經死了（低着頭

擦淚）

曹母：（哭狀）死了嗎？（用手擦淚）

方正：是的！

和 運 之 光

六七

曹母：你怎麼不在家裏照料呢？

方正：（對着曹母的耳）姑媽！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家裏不能站腳了，恐怕鎮公所抓來不好——（曹武連忙將大門關好）——我特地前來求姑媽同表哥替我將家裏照料一下，否則我真……（擦擦眼睛）要用錢的話！你老人家酌量着辦好了，現在我兄弟又沒有回來，看叫我家裏賣點米，或是賣點地好了。

曹母：你說得太多，我聽不清楚，你對你表哥說好了。（難過的樣子）

方正：（對曹武）表哥！我方才說的話，你都聽着了沒有？

曹武：我都聽明白了，現在你準備怎麼樣辦呢？

方正：我有一個秘密的位置去住幾天再說。

曹武：可不可以將那個地方告訴我呢？

方正：暫時不能告訴你，要有甚麼時候，一定有人送信給你的，最要緊的一點，不管地方有甚麼變動，你們千萬不要搬到任何地方去，包你們沒有一點關係就是，假使日軍來了的話，（靠近曹耳抵聲的說了幾句）你只要說出這個名子來，一點關係都沒有了，千萬要牢記在心！現在我不能在這兒久停，恐怕有人追上來不好！

曹武：對！你去吧！

（方正正準備要向外走）

曹母：你就走幹嗎？我們一塊兒到你家裏去好了。

（方正停步回身正要說話曹將手對着其母搖了幾下——方又正要走）

（後台發出人聲）是那一家呀？

（曹同方猛着驚狀——曹連忙走至門邊向門縫外張望了一下）

曹母：看甚麼啦？

（曹武着急的樣子，連忙對其母搖手，方連忙向房內跑——曹母現出一種莫名其妙的樣子，望着他倆出神——曹武連忙將方正抓出來，將箱子拖至一邊，命方正藏入箱內，將其母拉至箱子上面坐着）

（這時後台（大門外）又發出人聲）——是這兒！你沒有看見這門還關着呢！（

搞門聲）喂！開門！開門！

曹武：誰呀！

（後台！（大門外）是我！快點！

曹武：來了！

（後台大聲的）快！快！（曹武將門打開）

（鎮警甲同乙拿着捕繩上）

鎮警甲：（很凶的）方正在那兒？叫他出來！

和 運 之 光

曹武：（裝不知道的樣子）那個方正呀？

鎮警甲：你的表弟！那個！

鎮警乙：他媽的！還裝糊塗嗎？

曹武：我本來不知道！誰叫方正。我的表弟他叫狗貨！

鎮警甲：不要裝他媽的傻瓜吧！狗貨是他的小名字！對你說的就是他在那兒？

曹武：他沒有到這兒來。

鎮警乙：（很凶的）不問他好了，我們自己去搜！

（鎮警甲乙倆在滿屋子裏亂搜一氣）——（曹武亦跟着他倆四面亂轉——曹母望着他們只是出神）

鎮警甲：（問曹母）狗貨你知道嗎？

曹母：（點點頭）是的！我是他的媽媽！

鎮警甲：誰問你是他媽，是他爸爸！

曹母：他爸爸死了幾年了。

曹武：（搶着說）他耳聾有點閉！

鎮警甲：不要你多嘴！

曹母：我今年六十八歲。

鎮警乙：算了算了，不要把人急壞了吧！

鎮警甲：（對曹武）人人都說是跑到你們這兒來了，難道說就會沒有嗎？

鎮警乙：他不說！（指曹武）就把他抓去抵案好了

鎮警甲：對！（將曹武一把抓住）走！

曹母：（站起來抓住他的兒子）你們幹嗎？

鎮警乙：（舉起拳頭對着曹母）你放不放！不放的話我就一拳打死你這老東西！

曹武：（對着其母耳邊）媽！你放好了！我去沒有關係的。

方正：（由箱內扒出來大聲的）不要抓他！我在這兒！（鎮警甲乙大驚，將曹放下，抓住

方正）

方正：（將手一擺）放！我既出來，你還抓甚麼呢？

曹武：（抓住方正）老弟！我就不能替你去嗎？

方正：表哥！你要知道！男子漢大丈夫，個人做事個人當，再說姑媽又這大年紀，那能

離開你呢？我家裏的事還要全靠你替我辦呢，假使你一去，那不更要糟糕嗎？

曹母：孩子！你出來幹嗎呢？哎！

鎮警乙：（推方）走！

方正：走就是何必推呢！

鎮警乙：這東西真可惡（對甲）把他捆起來好了！

鎮警甲：對！（將繩解開剛要捆方）

曹母：（拉住鎮警甲）先生！

鎮警乙：（大聲的）去！（將曹母一掌推於地上）！（曹武同方正連忙將其扶起）

（和運工作人員A、B、同上）

和運A：（同見狀猛驚，連忙各將手槍拿出來對着鎮警甲乙倆大聲的）喂！

（鎮警甲、乙、大驚，將手舉起——曹武同其母嚇得發抖）——（A對曹母說）老太太——

請不要害怕我們是救（指方）他的！

方正：（嘴附於曹母耳）姑媽！不要怕！（方母點點頭）

和運A：（對鎮警甲乙）他們與你們有甚麼了不起的仇恨！爲甚麼總要這樣同他們爲難？

鎮警甲：（說不出話來的樣子）我我我們是受命令來的，請請請先生要原諒我們。

和運A：不管命令不命令，替我跪下再說！

鎮警乙：是！（同甲倆很快的跪了下去）

和運A：（同B將槍安下問方正）你又跑到這兒來幹嗎？

方正：我因爲家裡沒有人照料，這兒是我的姑媽家裏我特地到這兒來，求我（指曹）表哥

幫忙代我料理一下，比較放心點，二位恩人怎麼會知道我在這兒呢？

和運B：我們剛才到你家裏去了的，我們問你回家的沒有；你家裏不肯對我們說，本來還想對你家裏說幾句話，看到許多人正在忙喪事，我們也就不問了，準備夜深再去一去，告訴你家裏一切，剛走出你家門外，看見（指警甲乙）他倆向這兒亂跑，我倆跟着他倆剛跑到街頭，遇着我們一個朋友才談了兩句話，忽然不見他倆了，我們倆在這村子裏，找了半天才找到這兒來。

方正：二位恩人在鎮公所救我的時候，只告訴了我日後的一切，鄙人在倉卒之間，也忘記將我家裏的住址告訴二位，二位怎麼會找到我家裏呢；二位真是不愧為特務人員。

和運A：我們也是一時倉卒，忘記了問你，後來經過多少的方法，好容易才找到你家裏去！

方正：二位像這樣子救我，真是叫我不知如何來報答才好。

和運B：這是我們應盡之責，不必客氣吧！現在你還是不能在此久站，趕快與我們在鎮公所所說的去進行吧！這兒的一切還有我們！

方正：是！（對曹武）表哥！一切拜託！後會有期！（對着曹母耳邊）姑媽！我不能在此久停要走了。

曹母：好！好！你去吧！有甚麼事對你表哥說一說好了！

方正：（擦着淚很悲慘的，對AB各打一恭）二位勞神了（方正慢慢走下）

和運A：（對鎮警甲乙）你們是想死呢？還是想活呢？

鎮警甲：（哀求似）老人家，當然是想活呀！

和運A：想活！好！起來吧！

鎮警乙：（同甲站起來）我們可以走嗎？

和運B：走呀！別忙！一起兒走！

和運A：（對曹）方母是你的親戚，他的家庭費你神替他好好的招料一下，方某大概不久

就可以同你見面的，關於今天的事，你可不要害怕，一切都有我們就是！

曹武：是！謝謝二位！

和運A：（對鎮甲）走走！可是我們有一個條件：出這個門以後，要低着頭走，一句話也

不許說，我要你們向那條路走，就得向那一條路走，這個條件能不能尊從我的？

鎮警甲：（同乙害怕的樣子）能！

和運B：不要對他多說吧，聽也隨他，不聽也隨他們，想活就聽，不想活就不聽！

和運A：（同B各將手槍藏於衣內拿着對着甲乙）看見沒有？走！（很快的閉幕）

第 四 幕

人物：

秀妹：（方正的街隣）年約十七八，着較差點的時裝。

秀妹哥哥：年二十，着中等短便服。

方正：化裝與第三幕同。

方妻：年齡如第一幕同，着孝服。

八路軍便衣：化裝與第二幕同。

傳令兵（國軍第三團的）：年二十左右，着陸軍服（背着背包）

副官：（國軍的）——化裝與第二幕同。

和運工作人員A：化裝與第三幕同。

和運工作人員B：化裝與第三幕同。

佈景：

鄉間的中等家庭，照第一幕佈景圖樣佈置，（將中堂對聯變換一下——花的對聯改為孝對）——

開幕前——在台前表示一下，「五天以後」，後台發出遠遠的大炮聲音先急烈後緩，一會兒炮聲停止，後台又發出人聲嘈雜的聲音。

開幕：

（一切聲音停止）方妻撲於棹上着哭狀。

（隣居秀妹同他的哥哥各人背着一個大包袱上）

秀妹（大聲的）方嫂——方妻抬起頭，慢慢的站起來擦着眼淚，望着秀妹（你還哭甚麼？

和運之光

七五

還不快點搬走，街上的人都搬走了大半了，我們村子的人也走了不少呢？

方妻：妹妹呀！我說我怎樣走呢？你方哥又不在家裏，這許多的東西怎樣搬呢？實在到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就到街頭英美的教堂裏去躲一躲算了？

秀妹：大嫂！我說你不喜歡的話，你真是同我們政府似的，現在還睡在夢裏沒有醒呢，英美的勢力現在完全被日軍都給他消滅了。你沒有聽見人說嗎？現在每天報紙上都是甚麼英美又轉移新陣地啦，那都是在打敗仗呢！你想想看，英美要是有辦法的話，他還連給我們政府嗎？他連給我們也就是處於不得已的，我雖是一個女子，但是我對於國際方面，我總喜歡去討論牠，我們的政府也不知他是怎樣的，英美過去對待我們中國各種侵略手段未必還少嗎？爲甚麼現在還肯同他合作接受他的欺騙呢？我看是莫名其妙。你現在應該要猛醒了，英美連給我國同我們合作，是因爲他自己本身的厲害關係才這樣，並不是真誠的，這話，若說起來，太長了，我主張你還是走一下子的好的，你說你家裏的東西沒有辦法，我家的東西還不是很多。

方妻：你母親捨得嗎？

秀妹：不！我媽媽他走，就只我兄妹倆暫時離開一下。

方妻：那又何必走呢？

秀妹：你不知道，（向門外看了一下）不論八路軍或國軍他們要打起敗仗來，無論如何他

們都要亂鬧一陣的，不是搶就是姦，像我們年青的人，跑一下比較起來總要好點，等那邊的隊伍來了再回來還不是一樣。

方妻：你家裏有母親招呼，我們！（流着淚樣子擦着眼睛哭聲）我們家有誰呢……！

秀妹哥哥：（對其妹）妹妹方嫂不能走，我們走吧！

方妻：妹妹你們去吧！（仍舊撲於掉上低聲哭着）

秀妹：（也表現出一種難過的樣子拍着方妻）方嫂！你不要難過吧！我們要走了，再會吧

方妻：（免強又站起來擦着淚拉着秀妹手送他到大門邊）妹妹慢慢走吧！

（秀妹兄妹倆同下——方妻回至原處，底聲的痛哭着）——（八路軍便衣上）

八路便衣：（慢慢輕輕的走至方妻的身邊將其一拍）大嫂嫂！

方妻：（猛一驚站起來）呀！你是幹嗎的！

八路：（嘻皮笑臉的）大嫂子！你哭嗎呀！

方妻：（怒色）你管我哭嗎？

八路：（仍嘻皮笑臉的）嘿嚶……別生氣呀！我是你的救星來了。

方妻：哼！我告訴你放規矩點！

八路：（在室內各處看了一下仍舊嘻皮笑臉的對着他）大嫂子你的先生（撐櫃）呢？

方妻：你問他幹嗎？

八路：我喜歡問問他呢？（一把抓住方妻的手）——（方妻將其手打掉退至房門邊站着）喂！我問你，你穿着全身的孝服，是你家誰死了？你到底是爲死人哭，還是爲其他呢，你要是很坦白的告訴我，我決不同你爲難，我並不是那種人，你只要很快的告訴我，我決不在這兒糊塗。

方妻：我穿孝服，是爲我的婆婆穿的，你走呀！

八路：別忙！你哭甚麼呢？

方妻：我！（停了一下）我哭我的婆婆！

八路：不對！不對！你說話有點思索，你的丈夫呢？

方妻：你問我的丈夫幹嗎，你怎麼還不走呀？

八路：你的話還沒有說完，說完了我馬上就走！

方妻：我的丈夫！被鎮公所抓去當壯丁去了。

八路：（笑嘻嘻的）哦！我說的你哭的一定有原因，爲婆婆爲其他的決定不會哭！一定是爲丈夫，再不然，就是看見別人家都走了自己一個人不能走才有這樣難過？

方妻：你再該走了吧？

八路：大嫂子！我這人真是最同人情的人，你要是因爲獨自一人沒有辦法而傷心的話，我可以告訴你一個解決的方法，我是八路軍的同志，（方妻更現出一種驚嚇的樣

子)我們那兒任何人都收留,不然的話,我介紹你到我們那兒去工作,生活一切都
有相當的保障,你看怎麼樣(一面說一面走至方妻身邊,又將方妻手緊緊的抓住)

方妻:(同八路倆爭了一會)你放不放!

八路:(又嘻皮笑臉的)馬虎點!我決定維持你,幫助你!你沒有丈夫,有我就是(笑着)

嘿……(八不防備)

方妻:(一撐將八路推至地上)哦!你們八路軍的仁義道德是這樣的呀!

八路:(由地上抓起來,仍舊笑嘻嘻的一把抓住方妻)大嫂子呀!你真忍心推我嗎?

方妻:你真要爲難嗎?(用口咬住八路的手)

八路:(大聲的)哎呀!(將方妻一撐推倒地上)

方妻:哎喲!(由地上抓起來連忙向門外跑)

八路:(將手槍拿出來拿着妻方)你跑!

方妻:(停步回頭見槍大驚)呀!

八路:(將槍一揚)你喊!(拿着槍慢慢向大門邊走,方妻也慢慢的順着手槍退至原處)哼

!好不受抬舉的東西,把你當人!我告訴你!否則的話!小心你的狗命!

(國軍副官剛一步跨入大門內,將舌頭一伸,摸着腰中的手槍,連忙又退回)

方妻:(哭狀)求你饒了我吧!

八路：別廢話！快進去將衣服脫下來，等我……（國軍副官拿着手槍輕輕走上）

副官：（將槍抵住八背後）不動！兩手分開舉起！

八路：（猛驚，將兩手分開舉起）同志！你是那方面？

副官：我是中央軍也就是國軍，你是那兒？

八路：請將槍放下吧！我們都是一家人，我是八路軍。

副官：哼！不要臉的東西，你八路軍怎樣會同我是一家呢？（方妻呆着望着他倆一下也

不敢動）

八路：我們不是國共合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嗎？

副官：（一手將八路的手槍奪過來）到這個時候還在說這男盜女娼的話！你們的野心也

是難得收！好！我繞你一下吧！你跟我到這大門外枯井邊說兩句話好了。

八路：（害怕的樣子）同志！你不是要我到外邊枯井邊去，犧牲了我嗎？

副官：不會！我說了的，饒你一下就是！

八路：同志！你這話；就是要犧牲我的話，只饒我這一下，到外面就不饒我了。

副官：（怒聲）別廢話！快出去！（一手抓住八路手）走！

（八路同副官下）

方妻：（將兩手一合）阿彌陀佛！（跑於其母靈前自言自語的）婆婆你老人家真有靈有

感，否則你的兒媳……

(後台發出轟的一聲槍聲)——(副官上)

方妻：(連忙站起來對着副官一揖)謝謝官長的恩點！

副官：(笑嘻嘻的)無所謂！

(傳令兵背着行軍包跑上)

傳令兵：(很慌的樣子)副官！我找你老人家多時了。我們團部退出差不多十幾里地了。

副官：(驚狀)早上團長不說還要抵抗嗎？

傳令兵：那里；一槍都沒有還，就都退了，離這兒兩里多地的村莊，遠遠的看到好像都

插上了日本旗子及建國軍的旗子呢！

副官：(着急的樣子)有這話嗎？

傳令兵：這還能說慌嗎？

副官：你怎麼知道到這兒來找我呢？

傳令兵：我聽見勤務兵說，團長叫到你這村子裏要民快運團部的積養我才知道我到這兒

來，現在團部積養都不要了人都走完了，我看你老人家還是快走吧！不要再催

快了吧！

副官：(很慌的樣子)對！

和 運 之 光

(副官同傳令兵忙下——接着又慌忙的上)

副官：(變色的)這怎麼辦呢？(方妻癡着望着他備出神)

傳令兵：我方才進來的時候這村子街頭，一點甚麼都沒有，一會兒怎麼就插上了他們的旗子呢？這事真是令人莫測。

副官：哎！他的作風真是叫人可怕！

傳令兵：我們的隊伍真糟糕，爲甚麼一槍不打就將地方讓給人家呢？我也莫名其妙，他們的旗子怎麼就插得這樣快呢？

副官：哎！他們的隊伍在未到某處以前，早就派人拿旗子到那兒去了，只等我們的隊伍一退，馬上將旗子就插上了，哎！(蹬脚)這次真叫我痛心到極矣，我的東西……

哎……(癡悲着)

傳令兵：副官！你老人家不要可惜東西了吧？我們的性命還危險着呢，假使他們隊伍一到就糟了。

副官：(雙手抱着腦袋，着思索狀，停了一下對着方妻)大嫂子！求你救救我們吧！

方妻：我一個婦道之家，如何能救二位呢？

副官：不是求你別的，求大嫂將尊府的男子的便服，借兩套我們換一換。

方妻：對不起！沒有！

副官：大嫂子！難道你家裏一個男子，都沒有嗎！我們不一定要好的，不管他破的爛的，都行，只要能穿得上身，大嫂！說句不應該的話，方才我還救了大嫂的，難道，大嫂這時候就不能救救我們嗎？

方妻：（低着頭停了一下）好吧

副官：（連忙點頭道謝）謝謝大嫂！

（方妻由房門下）

傳令兵：副官！我們下裝吧！

副官：對！（將兩枝槍拿出來放於棹上解着衣扣——傳令兵亦將背包等取下，放於地上解着衣扣）

（方妻抱着幾件便衣由房門處上——方正拿着兩面旗子，一面日徽的，一面國徽的，同和運工作人員A、B由大門口上）——（和運A、B拿出手槍對着副官及傳令兵）（這時滿堂都驚得大叫起來）呀！

方正：（舉着兩面旗子，對着其妻）這是怎麼一會事呀？（和運A將棹上的槍連忙拿於手上）

方妻：（好像說不出話來的樣子）我我被八路軍游擊隊，強逼得沒有辦法的時候，（指副官）是這兩位，官長救我下來的，後來因為事情緊急了，他二位穿着軍服沒有

辦法，向我要求要兩套便衣給他們換一換，以便……（要落淚的樣子，將衣服放於棹上）——（和運A B在國軍倆身上亂摸）

方正：（變正色）好吧！好吧！（將旗子交給其妻）

你將這兩面旗子趕快送到姑母家裏去，叫他們趕快的插起來，我們家門口我已插了兩面。

方妻：我穿着孝服，怎樣好到別人家去呢？

方正：這是甚麼時期，還管那一套——去吧！

（方妻由大門下）

和運A：（將棹上的兩枝手槍，給了一枝把方正）你拿着吧！

和運B：（將槍妥下來，把副官一扒——副官轉過身來對着B——B對副官及傳令兵背章

一看）你倆是這兒的住防軍第三團的吧！

副官：（害怕的樣子）是是是的！

和運A：你們幹嗎不隨着你們的隊伍走呢？

副官我：我們不願意在他們那兒幹了，想投誠貴部！

和運A：（冷笑）哼！靠不住吧！你們若照實在的情形的告訴我！我決定原諒你們，否則的話！你去想吧！

副官：現在事已至此，還能欺騙嗎？我們要不是真意投誠的話，無論如何也就早離開此地了，決不會在這兒慢慢的求人借衣服換，說一句冒昧的話，我們有兩枝手槍，到那還要不了幾件衣服。

和運 A：（對方正）你到外面去看看我們的隊伍來了沒有

方正：（點頭）是！（方正下）

和運 A：現在不管你是真意也好假意也好，我的事還很多，你倆將衣扣好，東西拿着，跟我一路到外面將隊伍接吧，我們再談好了，（副官同傳令兵扣好衣服，背着東西）（方正慌忙的上）

方正：（對和運 A B·笑嘻嘻的）隊伍進街口了，一般老百姓們都站在街的兩旁，準備歡迎呢！

（這時後台發出人衆的呼聲）皇軍萬歲！（鼓掌聲）

和運 A：（同 B 等猛驚）來了，來了！走呀！（後台歡迎呼聲又起很快的閉幕）

重歸——劇本含意綱領

- 一、暴露英軍潰敗窘狀與醜態
- 二、刻畫英軍暴虐野蠻和殘酷
- 三、反映日軍勝利的義勇仁愛
- 四、敘述東亞民族的悲慘苦痛
- 五、發揚東方和平親愛的精神
- 六、增進亞洲互助團結的道義

劇情概述

南洋某島，中國餐室主人華民，在戰時蕭條中，仍與秋萍，及子女濤，和瀾苦撐營業，一日正與隣居印度人蒙德，談及伊子被征時，忽華及濤亦被擄去，家人因而離散。秋自夫及子去後，終日祈天泣訴，正感飄零孤苦，猶見給養將盡，忽更來英軍，抄室洗劫一空，秋傷痛幾絕，幸瀾解慰，尋復英軍再至，兇酒內室，對瀾強行非禮，秋奮死護阻，卒被槍傷，瀾抗札至最後，終於同獸兵在砲火下未能脫出。

華與濤在英軍鞭撻下，歷極艱苦，卒於潰敗時，被遺棄於黑暗荒島砲火中，幸於日

軍到後，輾轉得救，及至重歸故土，見舊巢已傾，終自瓦礫中發現秋瀾，絲息所繫，再慶重生，咸感悲喜離聚之情，直是啼笑皆非。

華等自得日籍友人豐田之助，更張旗鼓，於開業之日，特設宴爲豐等酬恩，並慶日軍之勝利，及東亞之解放，當重歸歡聚之時，蒙及明亦就列入，遂相率互頌親愛團結之樂。

重 歸

地點 南洋某島嶼上

時間 三十一年

人物 張華民 中國餐室主人

張秋萍 華民之妻

張濤 華民之子

張瀾 華民之女

蒙 德 華民隣居印度老人

豐 田 日本軍官——濤之友

黃濟民 濟民醫院院長

重 歸

四十餘歲

四十餘歲

二十歲

十七歲

六十歲

三十歲

四十餘歲

白護士 濟民醫院護士

二十餘歲

小明 華民家中菲籍孤兒

十四歲

英兵 (甲)(乙)(丙)(丁)

雜役 (張)(王)

第一幕

(佈景)：柔和的光線下，中國梅室的正廳裏，兩旁是內室門，中上壁懸英旗，兩旁有玻璃窗，靠壁擺着餐櫃，櫃中有洋酒罐頭等，櫃前擺着條桌，上面有賬簿算盤文具等雜件，中央及前面的左右兩旁，分列着三張小圓桌，成三角形，桌上均鋪白台布及花瓶香烟盤等

登場人物：華民 秋萍 濤哥 瀾妹 蒙德 英兵(甲)(乙)

啓幕：華民着長衫正整理服務，秋萍着旗袍外罩白圍衣在華身後抹餐櫃，瀾着旗袍外套

白圍衣在左面圓桌前理着瓶花——

華 (徐徐抬起頭)唉！近來的生意真是太壞啦！

瀾 可不是嗎？哦！我想總不至老是這樣長久下去吧？(蒙緩緩自右門上濤亦自左門上)

濤 哦蒙德老人來了，(急右門口扶蒙走近中央圓桌前)蒙德先生請坐吧，怎麼這兩天沒

有到我們這兒玩啦？

蒙（身着西服喘着氣）是的，這幾天是比平常不同啦，尤其是我，這三天以來，更加難過，唉！真是什麼心思也沒有，（大家注視他）

濤（驚異地）怎麼說？比平常不同？這是什麼意思我一點也不懂，不老是這樣嗎？

蒙（急搖手和頭）不不！大大的不同了，濤哥！

你還不知道嗎？（舉目環望四週繼續輕輕聲的）自從太平洋戰事暴發以來，日軍猛勇地前進，使得英美不斷的潰退下來，這戰事的烽火，似將要迫近擺來了，上禮拜不還有日本飛機來撤過傳單嗎？……（停着喘氣）

濤（興奮地）我聽說有人拾得那傳單的，據說，日本事爲了要求整個東亞民族的解放，所以勇敢的起來剷除英美侵略主義者，爭取東亞各民族在東亞的土地上自由生存的幸福，……（瀾和秋及華均走近中央桌前）

華（驚慌的走近濤）喂！濤哥！怎麼啦？你這樣不三不四的嚷着，小心有人聽見，會鬧出亂子來啦。

濤（警覺四顧）是的爸爸！好在今天我們這兒沒有什麼人，況且：鬧得這樣死氣沉沉的，這時候也不會有什麼人來光顧我們吧，爸爸！前幾天你不是也聽見說過傳單的事嗎？（稍停）況且我們都是東亞人，生存在這東亞的土地上，數百年來，在人家英美國治壓迫之下，過着非人生活的待遇，難道甘心放棄我們做主人的立場嗎？不需要

自由和解放嗎？（情感衝動氣急迫）

華：（同情感動）濤哥！不錯！誰願意做異族的奴隸呢！不過我們東亞的民族，一向是以爲得天獨厚，不恃而無恐，始終是愛好王道和平，可是：那失却人類親愛天性的英美，他們竟不惜用經濟和武力的手段，強佔了東亞許多的領土，統治着東亞許多的人民，（手拍蒙德肩上）老朋友！我們同是東亞的人，同是東亞文明先進老大的國家（悲狀）也同是不幸而被人宰割的民族！哦！（望天掉淚）被人宰割的民族……（秋萍走近扶着他）

蒙：（站起拍華民的肩）老朋友！不要太激憤吧！我曾經在你們中國二十年，然而總算比我們印度強得多啦！直接的說：拿印度人和英國人比較，我們就是犧牲者，他們就是享受者，在任何情形之下，這種條件是永不變更的，就拿他們現在西東兩戰場的作戰來說吧！完全就是驅逐我們許多異族的人民去爲他們拚命！去替他們送死！哦！（突顯緊張）太慘了；在前三天的早上，可憐我的孩子，也被他們調去（聲音戰抖慢慢坐下）同許多印度的壯年，一齊送到前線去替他們死，爲他們拚命！呵呵！（流淚伸手向天）可憐的孩子！哦！我的孩子！……（急伏在桌上哭了大家被感動流淚）

秋：蒙德先生！不要傷心，照我們中國人說，吉人是有天相向的，不久就會平安回來的

瀾（槍着說）是呀！蒙德先生你放心呀！不久就會回來的呀，來，我代你沖杯咖啡去，
（自左門下）

華（搖頭嘆惜）唉！真可憐，這大年歲的老人。

濤（咬牙綳眉）哼！這是什麼理由？（漸走開一點）

蒙（昂起流淚的面龐）啊！這道理很明白，就是說：他們的戰事，愈失敗，愈緊迫，需要被統治下的人民去充砲火，好掩護他們去逃生，據說這兒英籍的老弱婦孺，昨天最後的一批也撤退了，你我們這許多的僑民呢？一個也走不掉，看情形說不定日軍將要乘勝迫近此地了，恐怕到時候你我們也許有迫令工作的可能……

濤真的嗎？……（外面沉重緊急的皮鞋聲漸近大家驚望右門推開二英兵自內出）

兵甲（皆三十餘歲武裝配槍手臂帶英旗袖章橫蠻兇惡神態逕直走至中間各個人面上一望）

甲（狠狠望着他們）衣梯衣司以吾司得老，（指華）以吾（指濤）以吾！康母法羅米！

乙（抓住華與濤）康母法羅米！

瀾（自左門出撲抱華）不能！（望英兵）他年紀這樣大，担不起你們的工作，但是我們又怎麼能離開爸爸呢？況且我們還是中國僑民，你們不是承認中國是你們的協約國麼？這樣也可以說是援助中國麼？

甲 哈！哈！哈！（突然沉下猙獰的臉）（披）（拍）（對瀾打兩耳光推濤與華走）

（瀾捧住臉哭了秋與蒙驚惶進前扶住）

乙 哈囉！（拖着濤走濤掙扎）（披）（拍）（捧住臉）

秋 （看濤即放下瀾）呵！濤哥！（摀住濤的頸項哭復抬頭望英兵）我求求你們吧！求你們可憐可憐我們這一家人，要是我的孩子和丈夫……（英兵不理仍推拉着華和濤往外走）

外走）

瀾 （見英兵拖着父兄往外走急忙再趕上去）呵呵！爸爸（嗚咽的進前拉住華民的手）

蒙 （搖頭嘆息）唉！太慘了！（站在一旁拭淚）

乙甲 （同聲）哈！哈哈！（一面踢打一面吆喝向外走）

（此時天似快黑了，燈光漸暗，愈顯淒慘）

華 （拭淚看看瀾）孩子！沒有法子，你們只有讓我們去吧！也許這臨時工作完了就會

回來，安心點吧！不要過份悲傷了！

（英兵拖打愈急秋與瀾將華及濤抱得愈緊，漸漸快挨近右門口了）

蒙 （着淌淚遠遠的伸着兩手）濤哥……華民——

瀾 呵！爸爸！哥哥！呵呵……（緊抱着嗚咽）

秋 孩子！呵呵！華民！呵……（緊抱着哭了）

濤 (仰望蒼天) 呵！媽！妹妹 (直淌着淚)

(除甲乙外各人都哭着嚷着) (甲乙愈顯憤怒抽出刺刀刺秋和瀾的手，秋和瀾將手鬆下，甲乙均用腳將秋及瀾踢倒，一齊擁入右門，華與濤及甲乙下)

媽！妹妹！呵！孩子！秋萍！(自幕後傳出聲音)

瀾 (躺在地上) 爸爸！哥哥！呵呵！爸爸！

濤 (仍伸着手) 啊！華民！濤哥！

(哭聲叫聲吆喝聲夾着拖打脚步幕徐徐下)

第 二 幕

(佈景)：和第一幕同但不如以前整潔稍顯散亂

登場人物：秋萍 瀾妹 英兵丙 英兵丁

啓幕——瀾斜依在桌旁凝望着地上，秋坐在桌前用手帕拭着淚嘆息……………(遠音

砲聲響)

秋 瀾！看市面冷靜得愈可怕，你去看看咱們吃的東西有多少？要不再買一點，也好早

點預備着。

瀾 (抬起頭) 是的，媽！在早餐的時候我就看了，我們那兒剩下的麪粉，照我和媽倆人

吃，（想一會）最多也不過夠用十天吧？要是爸爸和哥哥回家的話，恐怕吃五天都還不足哩！

秋（驚恐的）那怎樣行呢？我們現在應該趕緊再去買點才好哇！趕急吧！瀾！馬上就去買吧……

瀾

媽！你說什麼！（戰抖的聲音顯得微弱斷續）哦！馬……上去……買嗎？（縐眉稍停）是的！在近幾天你老是呆在家裏哭，一直就沒有到外面去過，什麼情形你一點也不知道，可是我也不敢告訴你，（再走進點）媽！自從爸爸和哥哥被拉走了以後，我會經冒着危險，到很多地方去打聽他們的消息，可是一點實在的音信也沒有問着，呵媽！（悲聲）所看到的是逃的逃空了，征調的調走了，再除掉一部份炸毀的建築物 and 死尸以外，其餘的：就僅留下一部少數老弱的英兵，以及和我們一樣非英藉的各國婦孺僑民在兒陪着他們等死！唉！看那情形真可怕，（拭淚稍停）媽！你聽！這砲聲不是比早晨更響些嗎？（轟轟的遠音比以前加緊）你老人家還想買東西，外面除了幾個游魂似的英兵以外，就是一死氣沉沉的恐怖，（憤怒神情）反正我們只有候死（死）一條路！（稍停）我到覺得偷生在這獸類蹂躪下，反不如早死來得痛快……

秋

（止住瀾）好啦！好啦！孩子！不要再說下去了，自從你爸爸和哥哥走了以後，我

時刻在乾心他們，心裏已經是非常的難受，你再這樣的說下去，將更使我傷心了，（瀾代她拭着淌下的淚，她又望天哀求着）天啦！你應該可憐可憐我那衰弱的丈夫，和那年青的孩子（哽咽的哭泣）我求求你！求你保佑他們平安（戰抖聲音抽泣着）

瀾 嗶嗶媽！你別哭啦！你哭女兒在這這兒一樣更難受，嗶！媽（拭着淚用手推搖着秋）

秋 啊！天啦！你更應該可憐可憐我們母女，飄泊在這異國孤苦零仃的我們，（聲愈慘厲）正期待着家人的團聚，天啦！你保佑他們平安歸來吧！（哭泣漸慢的祈求着）

瀾 （兩手合於胸前，眼望天，微弱戰抖的聲音）保佑他們平安的歸來吧！

秋 （止哭，伴望右門似有所覺，唏噓的聲音）平——安——的——歸——來——（突緊張拉瀾手）聽瀾！

瀾 （顯悲笑）外面的聲音，要不是他們回來了嗎？（遠遠的腳步聲漸近，瀾攙着秋右門慢走）

瀾 （驚喜）媽！你聽！是到我們家來了！快去！（右門開啓，現出一武裝英兵，瀾與秋突變驚恐，急忙閃避退後）

丙 英 （如甲乙服裝同五十歲，手提一條空麻袋，昂昂走向餐櫃，將罐頭洋酒等全裝入麻袋，復由左門進內，將小半袋麵粉提出，向秋與瀾）抵死避夫一哩司德！

瀾 （放下瀾上前拉住麵袋）這你不能拿走，我們母女兩人儘靠這點麵過活，請！（丙不理，將秋摔倒，揚長而去！丙自右門下！）

重 歸

瀾

(呆立)(突然猛撲向秋)呵媽！怎麼？你跌傷嗎？(用手攙着秋)

秋

(咬着牙齒望右門)好強盜！看你們這般無恥的野獸，土匪式的國家，強盜式的軍人，配不配稱爲人類的組織，(由淒厲漸緩慢)看你們橫行到幾時，看你們還會掙扎到幾天。

瀾

(攙着秋站起)媽！到裏面歇息一會去吧！你受傷嗎？

秋

(搖搖頭)(用手指右門)你們這般禽獸，只顧滿足自己，犧牲別人，搶走別人的財物，拉走別人的父子，還要斷絕我們的生路，(一轟轟喀喀……轟……)清晰的緊張槍砲聲顯很近)(瀾與秋呆聽一會)

秋

這讓我們怎麼活下去咧？完了！我們一切都完了(淒厲的流着淚哭訴着)(又是槍砲聲)

瀾

(攙着秋一面拭淚安慰着)媽！請你安靜點吧，反正我們這點東西，總算被他們搶去了，這有什麼辦法呢？不過！(稍停沉思)媽！好在我們總還可以找什麼東西度度命吧？(突然止步)媽！還有我們養的些牲畜，雖然也給她們搶去了，但是：還有許多飼料，雖然陳一點，不還是可以暫時充充我們的飢麼？媽！你安靜點裏面歇息一會去吧！慢慢的等待爸爸和哥哥回來就好了(瀾扶着秋自左門下)

——幕後聲音——啊華民！濤哥！呵呵！可憐的孩子(秋哭嚷着)(瀾)：媽你躺着休

瀾 息一會吧！我到外面關好門，再來收拾找點什麼吃的預備着吧！（瀾自左門上）

（將右門關好走入餐台前整理雜物輕輕自言自語）唉！全搬走了，一點什麼也沒有剩下，這強盜獸兵也太狼心了（無意的拉開櫃下面的門俯身向內看）呀！什麼東西，（伸手取出看）啊！還有兩瓶酒……（右門砰砰敲門聲）誰呀？（砰砰砰砰）誰呀？（將瓶放在條桌上輕輕走近右門）誰呀？（砰砰轟的一聲英兵破門而入瀾驚慌逃避不及恐懼摸索到中央圓棹旁）——幕後槍砲聲緊急迫近！

丁英 五十歲猙獰的面目歪戴着帽頭髮散亂着胸前披敞着裝備零亂右手持槍左手拿酒瓶狂笑着）哈！哈！哈！（拿起酒瓶狂飲）哈囉！推客衣梯坎拇！（手指條棹上兩瓶酒）哈！哈！（搖幌的醉態聲到右棹旁坐下）

瀾 （點頭畏縮的眼望着丁，走去摸索酒瓶，兢兢的送到丁棹上，兩手快縮回退開）

丁 瀾 ！（將左手拿的酒瓶和帽子放在棹上望望兩瓶酒）哈！哈哈！（復拿起放下的酒瓶一氣喝完將瓶拋在地上）哈哈！（又將面前的用咬開瓶蓋飲三次還剩半瓶）呼呼呼（稍停站起一手持槍一手持瓶搖幌的走向瀾前，瀾漸往後退，丁愈逼近，終於將瓶舉起。瀾厲聲）哦！呼呼呼！（瀾在遠遠的止住，丁將剩酒一氣飲盡，將空瓶舉起向瀾，瀾畏懼欲退，丁又喝住）呵！（瀾乃戰抖伸手接瓶，丁即將瓶擲地上，以手抓住瀾手腕）

瀾 (驚懼掙扎狂叫) 嘎呀——(一面掙扎一面後退，終於一口將丁手咬脫)

——幕內聲音——什麼事呀！孩子呀(秋自左門上)——啦啦……轟轟愈響得清晰——

秋 (見丁追捉瀾) 吓！什麼事，孩子呀！

快來！媽！他追着我，他要想抓住我(一面讓退，一面訴說，

爲什麼他要抓住你，抓住你幹嗎呀？

瀾 嗚……媽(哭了)你來！你快來(聲音戰抖丁愈逼近了)

秋 (急迫上前拉了左手，丁將手一擺) 呵！我求求你吧！請你饒了我們吧！(仍將丁手

拉着，丁狠狠的推倒秋仍趕着瀾)

瀾 嘎呀！媽！呵！媽！(由條棹後穿出去攙起秋，一面看看丁，一面拍着秋胸)，

媽！怎麼樣了！(回頭見丁趕來忙自秋前轉至右後面，丁亦踉蹌的自棹後慢慢的穿

出，漸漸逼近瀾與秋，秋反手護着瀾往後退着，丁伸手越過秋去捕捉瀾，瀾撒開秋

急逃開，秋伸開兩手，擋住丁的前進，丁怒目猙獰，左手抓住秋往地上一攢，右手

舉槍向秋——砰——響，秋不動了)

瀾 (張大眼睜兩手捧着臉腮，半天才發出尖銳的慘叫) 哇——(大哭) 呵呵！ 媽！呵呵

……(瀾掩着嗚咽的哭，丁舉手狂笑，夾雜着幕後緊張的砲聲槍聲)

丁 哈囉！哈哈！哈！(伸手抓住瀾的臂腕)

瀾 (猛抬起流淚的臉，勇敢的止住哭) 哈哈！哈哈…… (狂笑的擺開了丁，一直望着放在桌上的酒瓶走去) 哈……

丁 哈哈！ 踉踉的隨走過來) 哈……

瀾 (拿起酒瓶 用口咬開瓶蓋，狂飲着) 哈哈！ (張舉着兩手狂飲狂笑) 哈哈……

丁 哈哈…… (踉踉搖搖的走近瀾，用兩臂攔住瀾脇下) 哈哈…… (槍砲聲愈緊張)

瀾 (正狂飲，忽俯首張大眼睛睜直視胸前的丁，轉眼看看手上的瓶) 哈哈……

丁 (曲挺着下半身，昂着頸和頭，仰望着瀾臉) 哈哈…… (將頭更伸近瀾的臉)

瀾 哈！ (止住哭，頭向後昂，更張大了兩眼，看看面前的猙獰面目，望望手中的酒瓶，忽然又更瘋狂的笑起) 哈哈…… (丁正呆望着，瀾忽舉瓶飲酒，丁正仰面狂笑，瀾

咬牙怒目猛力將瓶擊着丁的頭頂) 砰！

丁 (怪叫、喔——) (右手仍攔抱着瀾，左手抓住瀾拿瓶的右手，漸漸坐下，瀾正用力掙

扎，仍不得脫，) (砲聲繁密，右門外——轟——右牆壁倒下——嘩嘩——) 丁與瀾均

被壓倒於烟塵中幕徐徐下——第二幕終——

第三幕

(佈景) 濟民醫院的病房，光線極柔和，右壁是單扇房門，在近門的旁邊，擺着一張小圓

棹，上面鋪着白台布放着花瓶，兩旁排着兩把椅子，靠上面的正中，開着兩扇大玻璃窗，靠窗前擺着一張小條棹，上面放着茶杯熱水瓶，在桌子前面，有兩張白漆的網絲床，八字形的靠右左兩旁擺着，上面鋪着很厚的被褥，再蓋上白單，每個床頭，掛着一塊夾着溫度檢查表的白鈹片，靠床頭擺着小鞋櫃，顯得非常幽靜整潔。

登場人物：白護士 濤哥 瀾妹 濟民 豐田 華民 秋萍 雜役(張)(王)

啓幕——門輕輕的開了，護士和雜役用凡布担架抬着病人走向左邊的病床，後面濟民濤哥豐田隨着進來(瀾躺在担架上)——

濤 (忙先趕到前面走近病床)我來幫幫你們……

白 (一面揭開床上被褥一面向濤用手在嘴邊示意)嘶——

(担架抬到與病床靠攏，濤與白將病人擁抱病人輕輕移到病床上豐田和濟民望着兩雜役下白將被褥蓋好濟民和豐田退開)

豐 (三十歲着軍服武裝，帶日徽袖章向濟鞠躬)(用半通的中國語)謝謝！

濟 (着西服，外罩白套衣，向豐答禮)……

濤 (急趕過來向濟)黃院長！(指病人)她內部受傷了嗎？不至於要緊吧！(焦急的神情)
濟 (搖搖頭)沒有關係，她不過是受了一點震動和驚駭的刺激，這到不要緊，我剛才檢

查以後，已經打過針了，只要靜靜的，我再給她一點藥吃，慢慢的就會醒轉來了，你放心再等兩個鐘點吧！

濤（露着微笑興奮）是的！黃院長，謝謝你！

豐（亦露喜色）阿利阿呆（日語夾國說）嗯——還有一位呢？

濟 哦！（點頭望護士）密司白！妳到醫療室去，曬老張和老王，把那位張太太還是抬到這兒來吧！

白（記完了溫度脈搏掛好）哦！是的（白下）

濟（走到條桌前，將袋內藥瓶出倒入茶杯內遞給濤）你將這藥，慢慢的灌進去就行了，

濤（急接着藥向左边病床走去）啊！——是是！（仔細的喂着瀾一面喜悅的笑灌完後，更笑着走近濟和豐）我今天真不知要怎麼感謝你們才好！你們兩位都是我救命的恩人……

濟（笑望着濤搖手）濤哥！你何必說這話呢？這本來就是我們醫者對於人類社會應有的職責，所謂良醫有割股之心，何況我和令尊相識已久，我們豈敢與那般拿頭銜做的廣告，拉場面自抬身價，賣狗懸羊，輕視疾病的高明者相比呢？（豐田似懂不懂的廣掌濟伸手向豐田兩人握着手）阿拉利！娃打苦洗麼利繃紐卡古哈！（用日語對豐田說着）

濤（拍着豐的肩頭笑）對啦！黃先生也是日本帝大醫科畢業的哩！

重 歸

豐 (驚喜的笑着看濤與濟) 哦！挺好的那，我們更是好朋友啊！(大家靜停一會)

濤 哦！原來我只顧急着救治母親和妹妹的病，到忘了給你們兩位介紹。(指豐) 呵黃院長！這位我們宣撫班的豐田先生，他是由華中調來的上土官，(豐與濟互行最敬鞠躬禮)

(指濟向豐) 豐田先生，這位就是我們華僑唯一的濟民醫院院長，黃濟民先生

(濟與豐更互行禮互握着手)

(護士照料担架抬進來病人在呻吟着——哼)

濤 (趕上去扶着担架) 媽！你覺得舒服點嗎？(凡布担架靠攏鉄床，白與濤將病人移到

床上雜役下)

華 (自外跟來向豐) 哦豐田先生(最敬鞠躬) 謝謝你

豐 (白華答禮) 呵呵！沒有關係！(喜笑)

華 (轉面向黃) 濟民兄！謝謝你救助的大力，來日當圖感報，(鞠躬)

濟 (答禮) 華民兄！咱們既是朋友何必客套呢？而且：我們同是離別祖國，飄在異地的僑胞，在今日大東亞爭取自由解放的戰時下，凡是我們東亞的民族，都應該協力

團結，互愛互助，以完成我們共存共的幸福，我僅不過盡了一點微力，這值得什麼

呢？華民兄！你太言重了，你覺得我這話對嗎？

華 (被感動得用手拭淚) 是的！你們兩位也真太好了，唉！我們東亞的人們，要是都照

你們兩位這樣子，能夠互愛互助，又何至於會受到英獸類的宰割，又怎麼會受到那些異強盜的侵略呢？（略停）我希望從今以後，我們大東亞民族都應該醒覺了，我們必須拿出真誠來互助團結，協力聯合起來，一致對外，去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哦！（垂手略停）我今天真是極度的興奮，極端的感謝！感謝友人熱忱的愛助，感謝日軍勝利的消滅英美侵略者！解放了我們被壓迫的東亞民族！哦（兩手緊握胸前）哦！消滅了侵略主義者！解放了東亞……

雜（雜役自外來）院長！開飯了！

濟（正聽得出神反身應着）知道了！（雜退下）

豐（看手錶）哦！吃飯吧，時候不早啦，對不起！再會吧！我還有點事情去，（漸至門邊）

濟 哦！豐田先生！不要走，就在這兒吃過飯去，（阻住豐）不要走！不要走！

豐（推濟手）不不！對不起！張先生明白的（退至門口）我實在是有事……

濤（走近濟民）哦是的！豐田先生和我還有一件事要去辦，（望豐）我們一塊去吧？

豐（搖手）不不！我一個人去代了你就可以，我陪陪她們也好，

濤 可以的嗎？（豐點頭）那我就謝謝你，乾悟了你好久真對不起！

豐（向每人一一行禮，衆人答禮）撤衣那那（豐下）

重 歸

1111

濟 走吧！大家一塊吃飯去吧，（拉着華）走吧！

濟 爸爸！你同院長一塊去吃吧，我現在還不餓，待會再講吧，院長！請！

濟 （拉走華）好吧！我們先去吧！濤哥！你回頭來呀！（濟民華民同下）

白 （自門外上）張先生！老太太的稀飯現在要吃嗎？

濤 哦！待我問問，（俯身向右床上）媽！要吃嗎？（秋搖搖手）呵！謝謝小姐，現在不

要！

白 （點頭退下）待會我再招呼我就是啦！

濤 （輕輕走到左床旁，用手理着瀾的頭髮，見瀾微的蠕動，更張大眼睜輕輕壓着）瀾妹

瀾妹（更俯下頭）妹妹！瀾妹！

瀾 （撐開被褥）吓——（低聲）這是什麼地方

濤 （仔細的笑）是醫院裏妹妹！

濤 （遲疑四顧）是……醫院……（唏噓的）你是……哥哥嗎？

瀾 是我妹妹！

濤 （看看自己的手）我……是在做夢嗎？

瀾 不是做夢，是我把你們從倒塌的屋子裏救到這兒來的，

濤 是——真的嗎？英國兵還要到這兒來嗎？

瀾 沒有啦！全被日軍打回他們老家去了！

濤 (驚慌) 哦！還有爸爸和媽呢？

瀾 是的！爸爸在外面吃飯！(指右床上) 媽也躺在這兒，她一隻手被槍傷了，

秋 濤哥！是瀾在講話嗎？(推開一點被褥)

濤 哦！是的！妹妹在和我講話，(面向右床)

秋 (更將被推開一點將頭轉向左面笑着) 哦瀾！我的好孩子，傷得很重嗎？

瀾 (撐起半個身子向右面) 媽！還好！沒有什麼要緊，(笑望望秋和濤) 真奇怪，本來哥

哥和爸爸不是已經被拉走了的嗎？我們也像在砲彈下，同這世界一齊毀滅了，怎麼

現在又都在這兒的，我真一點也不明白，我總以為是在夢，

濤 妹妹！(看看秋與瀾) 你好好的躺着吧！這並不是做夢，聽我告訴你們，媽！自從我

和爸爸被那英國獸兵拉去以後，就被送到離這裏一百多里以外的一個軍港去，那裡

更是荒涼淒慘，正是英軍倉惶潰退中，幾十個英兵押着我們一羣一羣牲畜似的人們

，替他們搬運着許多軍用品上船，(傷感聲) 可憐衰弱的爸爸，也替他們背着很重

的東西，曾經黑夜晚，摔倒過好幾次！(略停)

瀾 (在床沿拭淚) 呵！可憐的爸爸！(秋也拭淚)

濤 後來，我就始終是一面背着東西，一面攙着爸爸，一同慢慢的挨着，(突昂起頭)

忽然有一天，聽得大羣的飛機繞過上空，英軍凌亂惶惶的蜂擁奔上船去，船啓旋了，剩下我們一羣人和他們遺棄的東西，茫茫的留在那砲火包圍下的河邊，終於日軍到達以後，在收容所裏東亞人才先被解放，我們才遇見從華調來的日本軍官豐田，他給我宣撫班的工作，他安慰我們，指示着大東亞戰爭的意義。（興奮的笑）今天是日軍勝利到達此地的第三天，他帶我們重歸到家來，他幫着我和爸爸，在我們倒塌的屋子裏，救出你們來（手捧着胸與奮望天）哦！我們是從勝利中解放歸來了（望瀾和秋）哦！我們是從愛助而得到團聚，妹妹！決不是夢，是真的（伸起兩手）我們應該感謝豐田先生（興奮戰抖）哦！我們應該感謝日軍勝利的解放……

瀾（興奮的笑）哦！哥哥！（突止笑沉思縐眉）那日本軍官也是像英軍一樣的野蠻可怕嗎？

濤 不不不！他們和我們一樣，同是黃種民族，並且：風俗習慣文字語言，也都相近，所以我們是兄弟之邦，那裏會像那些黃毛綠眼睛的野東西，他們祇有殺人的野蠻，我們東亞人才是和平的親愛，（瀾和秋露着笑）哦！豐田先生早就同我說過，到此地的時候，先要爲我們找一個大的英國餐館，好給妳們和爸爸安居樂業，我就一心和他去爲大東亞民族努力工作……

瀾 真的嗎？那就太好了，我是真快樂，我真感謝！（又躺下微笑）

濤 我想！到那時候等媽和妹妹都好了回去，我們應慶祝我們的團聚，慶祝日軍的勝利，並且感謝豐田先生和黃院長的愛護與救助，來一次熱烈的歡宴，（興奮的握兩手）我想那是多麼的美滿，多麼的快樂……

白（自右門上）張先生！老太爺在院長那兒安歇了，今天留在這兒，現在過九點了，病人該要休息了，張先生你……

濤 是的小姐！謝謝妳！（走近右床前）哦！媽！你和妹妹休息吧！我還要到豐田先生那兒，看有什麼事沒有（站起整衣）我走了（走近門旁揚着手）妹妹！媽！明日見！（白開門）

秋（同揮手）明日見！（濤與白下）（第三幕終幕下）

第 四 幕

（佈景）富麗餐館的大廳，光線明朗，正中上壁，懸着中日大國旗，下面擺餐櫃，茶壺茶杯及中國餐具，中央直擺着兩截不很長的餐桌，鋪着台布，上放香烟聽洋火夾花瓶一對靠左右上三面圍着幾把椅子，下面兩邊擺四把沙法椅子，兩個茶几，左右壁均有內室門，適當地方點綴着幾盆花。

登場人物：瀾妹 濤哥 華民 秋萍 豐田 濟民 蒙德 小明

重 歸

碧蕭：秋萍拭擦着餐具，濤與瀾整理桌椅，幕徐徐啟——

瀾：哥哥！客人該快來了吧？

濤：是的！一定快來了，昨天我就同豐田先生說過的，今天比平常不同，我們特別辦的

中國菜，請他早點來的，他決不會悞時間的，黃院長和蒙德老人，爸爸剛才不是說

就要來了嗎？喂！妹妹！我們先把這餐桌收拾收拾，早點擺好吧，來來檢東西吧

瀾：好！檢東西吧（將香烟火柴送到兩旁茶几上）

濤：（自右門上）呵！好忙好忙。

濤：呵！黃院長（將花瓶分送到兩旁茶几上指左上沙法椅）這邊請坐，請坐！

濤：（向左上沙法點着頭坐下）好好！不客氣！

濤：（拿烟煤火）黃院長抽烟吧！（點着火）

濤：（抬頭向濤）呵！你去忙吧！不必……

豐：（自右門上）阿那利……（向濤濟瀾秋一一鞠躬）

豐：（同鞠躬）哦豐田先生來了！

濤：（同答禮）豐先生好！

濤：（指右上沙法）豐田先生請坐！

豐：（點頭坐下）謝謝！

濤（拿烟給豐）豐田先生抽烟！（豐接過烟）妹妹！時候也不早了，你去告訴爸爸，說客人都來啦，請他出來吃酒吧！

瀾（擺完了餐具，端着兩杯茶，送給豐田）是的！我知道！（走近右旁茶几，放上一杯）豐田先生請吃茶！

豐（站起點頭）謝謝！

瀾（鞠躬退走，向左茶几）黃院長請吃茶！

濟（起立點頭接過）謝謝！

瀾我請爸爸去呀！（濤點頭）媽開酒了吧？（秋點頭，秋與瀾自左門下）

濤（指中央餐桌）請這邊坐，請請！（向豐濟）

濟（起立向豐）請請！請到上面坐！

豐（起立點頭）請請！不客氣，黃先生請吧，

華（自左門上）哦！二位都來了，失迎失迎，

豐（向華鞠躬）呵！張先生！謝謝你們太客氣了

濟（向華點頭）華民兄！今天叨擾了

華（向濟豐一一鞠躬）見笑見笑！不用客氣，請上面坐，請上面坐

（秋與瀾各端兩盤菜，自左門上放在桌心，瀾反身將一瓶酒在餐櫃上拿過來，圍圍酌滿）

重 歸

一〇九

各人玻璃杯然後將瓶放下左下角)

秋 豐田先生！黃院長請坐……

(秋與瀾在右豐及濟在上排華與濤在左大家一齊坐下)

華 (舉杯向豐及濟)！田先生！濟民兄！今天很對不起太簡單了，不用客氣請請(喝酒)

(豐與濟亦舉杯向衆人同飲)

華 請請(拿筷指菜盤)請吃菜！隨便吃(大家吃菜)

濤 (起立)爸爸！媽！妹妹！今天我們一家人得能團聚，第一要感謝豐田先生的愛助熱忱和黃院長的醫護，我們應謝同敬他們二位一杯，以示感謝！(大家起立同飲盡，瀾又一將酒加滿大家吃菜)

濟 (起立舉杯向豐)近來豐田先生爲了解放東亞聖戰的辛苦，我們應共敬一杯，以示慰勞

濤 (起立鼓掌)贊成！媽爸爸！我們共敬豐田先生一杯，以示慰勞好嗎？

華 (起立點頭)好的！(向瀾)孩子！妳也該來一杯呀！(瀾與秋起立舉杯大家同飲)

豐 (鞠躬)謝謝！(大家點頭坐下秋再酌酒)

蒙（自右門上）哦！對不起！來遲了請原諒！（搖幌的走近卓前）（大家都站起）

華 哦！蒙德先生來啦！好極了！這兒正留着你的位子候着哩，請上面坐吧（指左上角）

（瀾又向左角酌滿一杯酒蒙（坐）

濤（舉杯）來來！請吃酒罷（大家同飲）

華（拿筷指菜盤）請吃菜！請請請！不用客氣，（大家吃着喝着）

豐（突昂起頭）哦！蒙德先生！前幾天聽說你已經接着你兒子的來信嗎？

蒙（流淚的笑着）是的！正如濤哥同你初次會見我的時候所說的情形一樣，他實在是由於日軍攻到那地方，他們才得救了，現在他正參加了印度反英義勇軍，（顯出興奮

的笑）他說不久也許會到此地來，近來我真高興……

濟（起立舉杯）今天是華民和濤哥歸來與朋友家人的團聚，我來敬你們一杯酒 祝你們

美滿快樂（華，秋，瀾，濤，均起立舉杯同飲）

華（向濟鞠躬）謝謝！（大家坐下吃着喝着）

明（自左門端兩盤菜上，走近卓前，將菜擺上笑望豐鞠躬）豐田先生好！

豐（向明笑點頭）很好很好！

濤 明這位是黃院長（指濟）這位是蒙德先生（指蒙）（明轉欲走）明！你到那邊拿筷

子來，你也坐到這邊吃吧！（明將條盤送到餐櫃上拿來一雙筷子挨着瀾坐）

重 歸

一一一

濤

哦吃酒吧！請請請（將酒杯放下）哦！黃院長！小明他是一個菲列賓的孤兒，也是豐田先生救來的，他一直跟着我們很辛苦，所以豐田先生把他留在我這兒，我真喜歡得像自己的弟弟一樣（停杯望大家，又復拿起筷子吃菜嚼着）吃酒！大家吃酒吃菜！隨便吃！（大家喝喝吃吃）哦！現在……正在教他唸中國國語哩！他很聰明，我準將來送他到學校裡去，讓他能得倒一點相當的教育，（瀾又酌過酒）請請……

濟

（喝酒放下杯）對了！這是見得你和豐田先生這種立己立人的表現，正是我們東方最高的道德文明，合乎孔子所謂仁者愛人的精神，盡已達人的忠恕之道，要是這種真誠的實現，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為小我自私，不犧牲別人，這大同世界的幸福，不就在我們面前嗎？

豐

（似明未明的用中國語說）對啦！和敝國八紘一字精神的一樣，我們要能互愛互助才能建立真和平，要完成這個使命，必先要東亞各民族真正的自覺團結，協力打倒敵人英美，使東亞全面得到解放，才是我們幸福光明的實現了！來吧！我們大家乾一杯同心酒（大家隨豐舉杯起立同飲盡）（瀾又酌滿）

濤

對了！杯豪德先生是印度，小明是非列賓，豐田先生是日本，我們是中國，我們全是東亞的好朋友，願全東亞億萬民族團結起來喝一杯同心酒，（聲極高）來吧！乾！（衆同飲瀾與秋似已昏，用手撐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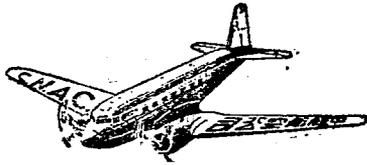
華（向瀾）喂！酌酒吧（顯醉態）今天應痛飲而散。

豐（亦露醉意）對啦！哈哈！痛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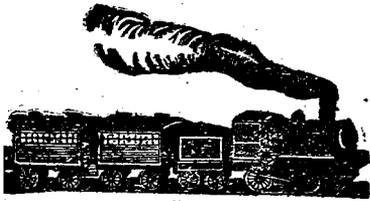
濟（醉態舉着杯）好……好……酌酒吧

濤（再將酒全酌一遍）好！現在是我們東亞土地重歸東亞，東亞民族重歸東亞，我們的家庭再建父子重歸，大家應該同飲一杯，慶祝大東亞戰爭勝利成功！來！同乾一杯吧（均立起同飲，除小明以外均恍惚搖搖欲垂各相互望同聲互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幕內傳來團體歌唱東民族進行曲的聲音——東亞民族！聯合起來！結成一條铁的陣線……）（華民等也就自左至右，皆互相以手搭肩，結連起來，和着外面的歌聲，且唱且向右門走去，在狂歡解放慶祝的歌聲中幕徐徐閉）（完）

重
歸



一
四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三十日出版

中國文化協會漢口分會叢書第四種

陸遊英魂

每册 價國幣二

版權
所有

漢口兩儀街五號
中日文化協會漢口分會
電話二二二七七

發行者 中日文化協會漢口分會

印刷者 漢口光明印刷廠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2/

500060

(1)



404